皋蘭縣志

第四册
卷十六　藝文　天章
卷十七　藝文　奏疏
卷十八　藝文　碑記
卷十九　藝文　詩賦
卷二十　雜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室藏

皐蘭縣志卷十六

藝文

天章

御製平定朔漠碑 康熙四十三年

維

天盡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祚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特噶爾丹陰阻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凶逆犯我

6514289

成天下顧茲武畧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
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
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
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
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
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
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也爰
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

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
內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
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
使悔面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絕塞
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
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
萬里灌燧銷鋒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
厥成事迺蠲釋灾眚潔事禋望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
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

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受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
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畫號單馬
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
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兹窮寇昏惑不悔我邊
我張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稚斯恬斯嬉
歲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飄翩揚我旆旓我今于邁如淵
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閲彼彈丸天降兇罰
孤鶵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與尸既腊梟獍既彌豺貙大漠
西北觧甲棄殳振旅凱入澤沛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

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師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兹三紀嘗見羹墻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效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為犄角一出其西一出

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近甘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厪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震讋
承命
聖祖仁皇帝用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羈縻包
容示以寛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来包藏
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兾革心輯寧部
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
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寔為元惡謂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

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泮
獻功有赫頌聲文軌来同采芹采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
亦鐫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
虞廷誕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
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御製平定青海碑 雍正三年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乃
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

蒼黃糜潰窮途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
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潛逃我師
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
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
日軍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四
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鐃皷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
日以倡逆之吹拉克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廹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
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為撫
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
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
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
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
抗違乃决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
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
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擣其巢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爵號
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凶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愚寇侵於邉
維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即路冬雪
初零日耀組練雷轟鼙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鏜臂
以當齊斧止如山岳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
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擣其巢
踰歷嶔嶇坦若坰郊賊棄其家我縶而獲牛馬谷量器仗
山積蹇兎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
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藳街獻俘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
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
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
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珉石
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
張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
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得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寵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為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闌入北塞我

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贍此惟雄特天討旣申羣酋惕息
櫜弓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曁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繼志
述事念兹在兹

御製平定準噶爾碑乾隆二十年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驒奚雖無
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
其地轇轕淳維未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
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

先志無越忠焉既而噶爾丹策楞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暴殘喇嘛達爾濟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濟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楞等率數萬人来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来歸朕謂来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勿令滋方来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駄長行利戰之事悉儕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毋俾遺
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収其遺孽僅保伊犁
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衆乃以計襲哈密
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
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楞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
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
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徃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
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承

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䆩人阿奇穆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失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

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覬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禡旂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柘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

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愌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
宋明和市之為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
不仁之守冉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往來夙沙草面煎擘
披忱集泮飛鴞食黮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
願效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疊龍錯攻益以
後勁蒙古舊屬八旂子弟其心允篤二月下吉牙旂飄颻
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會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
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潼酒獻其屠耆

不可與謀始亦謂嵬嵬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睐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桀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茫茫伊犂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棄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竈止戈靖邊俟日薰風不侵不距不来其那款關求市[illegible]詞始慕希珍

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諶今隨師行為師候尉
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非準夷曰我
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
豈有今是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御製平定回部碑乾隆二十四年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頼

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天者昌

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
既愉来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
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五曰阿玉錫率往
賊所衙枚夜襲直入其乳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
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横鞬鞳安角鹿堙隴穜東籠自相
狼籍孰敢攖鋒猕竄鼠逃將往異域囬部邀之兇渠斯得
露布既至告廟受俘凡此蕆功荷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
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旂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

王恩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哈斯鄂栢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阿薩克而霍吉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集畧見梗概茲不復紀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

逆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勳並
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
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
時也人心未定佐饔者嘗一蹴肆狂萬狙應響蜂動蟻集
不可配撫畏難者羣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
為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
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

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
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率
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
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就火其何能濟乃予以去年
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
率早在途一趲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
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候頗有難進之勢

道往田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擕阿敏道以来擾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頗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埸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遯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幹才之可任特將軍兆惠以搜勦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欵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畧烏什收和闐

離心者面內前塗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近三
百人入扳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境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毆
不狼顧其援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
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布遥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後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
家幅幀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廑守成之志無希開
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
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輳每以艱而獲

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叅贊阿里衮驅後
隊之馬遶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
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
圍麕駭麏驚遁而保寨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回阿克素
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
師未進之先擕其部落載其重器逃而遠去而葉爾奇木
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瑞一邀
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傅德再陥之於阿爾楚爾於是

徐議咁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弟戢圖彼
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
僨轅敗事用人弗當爾今為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
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肉袒羊牽
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
萬里馬不進馬强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
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為之傷悼所幸彼車早行其道督勅
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
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

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背德始辭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蒀爾奚屑　二酋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恩施惠

寰宇共喜古不羈縻今為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年據實

書事永矢乾乾

上諭建立書院碑雍正十一年

上諭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

誦肄業者朕臨御以来時時以教育人材為念但稔聞書

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而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曾勅令

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

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之人

鋒攖大纛大膊如虎搏兕案角龐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
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
妻奴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
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遺其都丸遂逐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
稱臣捧賫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鍔
溫禺釁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在樹豐碑在樹敢矛喜功
用不得已

上諭訓飭學政衡文碑乾隆二十四年

上諭前因磨勘順天等省鄉試卷見其中字句紕繆者不一而足甚至不成文義如歙君心於江海之語於文風士習深有關係已降旨宣諭中外俾衡文作文者知所儆惕第念别裁偽體以端風尚固在考官臨時甄拔公明而平時之造就漸磨使士子皆知崇實黜浮不墮摩揣撏撦惡習則學政責任尤重鄉會兩試乃士子進身階梯而學臣於三年之前歲科考校評隲甲乙者此日之生童即可為他日之舉人進士所云正本清源舍是無由也為學政者果

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
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
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
所爲省會之地着該督撫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
來士子羣聚讀書須預爲籌畫資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
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
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備國家菁莪棫樸之選如此
則書院之設有裨益於士習文風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
望焉特諭

於傳註無所發明至相率而歸於空疎淺陋此又所謂矯枉過正救弊適以滋弊不獨輿論難誣一經朕鑒察亦惟於該學政是問今歲正學政受代之始諸臣皆朕特簡各宜勉副興賢育才至意著將此旨錄於學政公署並各府州縣明倫堂用資觸目警心而凡我多士亦皆得審所就範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能以清真雅正為宗一切好尚奇詭之徒無從倖售文章白歸醇正否則素日趨向紛岐一當大比為試官者鏁闈校擬不過就文論文又何從激勸而懲創之且學政按臨謁廟講書原與士子相見非考官易書糊名暗中摸索者比文字一道人品心術即於此見端自應隨時訓勵整頓務去佻巧僻濫之澆風將能為清真雅正之文而其人亦可望為醇茂端謹之士由此賢書釋褐足備國家使任斯士子無負科名而學臣亦不負衡文之任但不得因有是旨徒以字句疵纇易為磨勘指摘遂專取貌似先正之文

藝文奏疏

上宣帝疏謝罪併陳兵利害　漢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

臯蘭縣志卷之十六天章終

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幵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

餘救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
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便宜十二事

又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谷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敗壞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

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徼僥倖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變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戰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
俗雖殊於禮樂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
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
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則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
前後降者萬七千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受
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德威並行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圖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

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才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復上屯田便宜奏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羌諭以明詔宜皆向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上和帝處羌奏　　漢　曹　鳳

西羌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記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

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能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因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衆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

上魏主丕稱蘇則功書　張既 馮翊高陵

金城郡昔為韓遂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户不滿五百則到官内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户千餘又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懐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勵風俗也

應詔直陳疏 景泰年　明 聊讓

武以来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
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
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
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
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阻親屬離叛餘勝兵
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
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
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
可以無西方之憂

亂在君心邪正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侈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謚法恐人議己所以亡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豈敢有顧忌不言者哉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之

上存留守城官軍防虜疏宏治十八年　明　楊一清

據守備蘭州都指揮張愷呈奉甘肅鎮巡等官奏准秦州等衛原在甘凉輪班官軍固原有警調來截殺乃一

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畨僧絡繹汚吏縱橫相臣不
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狄寇犯邊
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
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
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强隣戒勿犯邊今宜延訪智術才
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
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地震陰
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
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

俱從寧夏中衛涼州莊浪墩空竄伏本州紅柳灘等處
地方侵擾本處無軍截殺以此尚書秦紘奏留官軍防
守況固靖等處地方若河套無賊止是備冬惟蘭州地
土多在河外賊寇出沒無時四時皆當防禦與甘涼等
處事體不異查得本處甘蘭二衛官軍止存守墩把河
橋等夜不收共三百五十七員名別無食糧騎操正軍
其屯田軍餘例該遇冬操練方支行糧春暖方放回農
種辦納糧草且本州內有宗室外多商販人烟輳集畜
產蕃盛比之他處不同相離虜人蹂躪之地止隔黃河

時用兵之權宜今固靖已無聲息前項官軍仍該發回
備禦等因照得蘭州地方軍民原額納糧田地俱在河
外北去十里極臨虜境漫通賊路虜從紅城子鎖罕兎
等處出沒為患實為緊關喉襟要害重地本城緣無冬
夏防禦軍馬先蒙總制尚書秦紘存留固原防守甘蘭
二衛原調去甘凉備禦軍餘李勤等一千二百九十員
名準兌甘蘭二衛海兒陳讓等馬匹騎操就在蘭州按
伏冬夏常川防禦為便具呈到臣看得蘭州黃河以北
俱係本州衛軍民徵納民屯糧草地土逹賊無歷逓年

名照舊存留本處地方聽守備官提調常川操守遇有
賊寇侵犯即便督率渡河相機截殺赴今四五月間量
起軍民人夫脩築定火城及添築沿邊隘口空缺去處
墩台待修理完備將前項官軍內八百員名分為兩班
選擇驍勇指揮一員管領於定火城按伏餘四百員名
亦分兩班委員管領於鹽場堡按伏至河凍時月再將
陝西備冬官軍摘撥前去協力守冬脩蓋倉廒將原坐
派本州倉夏秋稅糧馬草並招商糴買糧料草束量撥
在彼収積支用如此則虜騎無自而入豈徒蘭州并腹

一水去年虜騎在於盐場堡大岔溝等處搶掠直薄東
金城關尚書秦紘聞警遽調遊擊楊敬等前来策應我
軍既集賊已遯去徒費芻糧緩不及事師旅既還警報
復至倘黠虜窺探知我無備糾合突至河岸拒我城門
斷我河橋分散鈔掠蘭金安會等州縣所傷必多此豈
待氷橋結凍而後入哉河北盐場堡離河橋五里定火
城去河七十餘里俱係賊人出沒緊關去處若得官軍
在彼按伏以逸待勞庶可遏其深入如蒙乞勅該部議
處合無將甘肅原奏掣內官軍除秦平等衛七百餘員

名調去備禦外其甘蘭二衛官軍李勤等一千二百餘
員名照舊存留本處地方聽守備官提調常川操守遇
有賊寇侵犯即便督率渡河相機截殺趂今四五月間
量起軍民人夫修築定火城及添築沿邊隘口空缺去
處墩台待脩理完備將前項官軍內八百員名分為兩
班選擇驍勇指揮一員管領於定火城按伏餘四百員
名亦分兩班委員管領於塩場堡按伏至河凍時月再
將陝西備冬官軍摘撥前去協力守冬脩蓋倉廒將原
坐派本州倉夏秋稅糧馬草並招商糴買糧料草束量

裏臨鞏地方倚以為重而莊浪紅城子一帶聲息應援亦有所資其甘肅一鎮不為無補前項事情臣屢嘗親歷廣詢博訪得之最真者今受命經略若復不言他日悞事罪將焉逭疏上報可

憫人窮恤人言以昭聖德疏 嘉靖初 楊一清

臣近者被召赴京途間聞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焉陝西之民困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

既入京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
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陳察等在陝西則總督王憲巡撫
王藎巡按郭登庸等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造取
回差去內臣連章累牘未聞上回天聽臣則又有隱憂
竊念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關
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省覽而獨於內織染局
之言是用似與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不侔也臣
除仍將原票封進外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
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恤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

撥在彼收積支用如此則虜騎無自而入豈徒蘭州幷腹裏臨鞏地方倚以為重而莊浪紅城子一帶舉息應援亦有所資前項事情臣屢嘗親歷廣詢博訪得之㝡真者若復不言他日悞事罪将焉逭疏上報可

憫人窮恤人言以昭聖德疏 嘉靖初 楊一清

臣近者被召赴京途聞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焉陝西之民貧困極矣方[illegible][illegible]之未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illegible][illegible]火之熱顧欲從而膏之似與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

掃黜獘政羣姦伏辜地方始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
知至於何地也今使陛下所遣內臣縱是謹厚安靜不
蹈前人覆轍而帶去官舍匠作人等豈一一能守禮法
假借聲勢生事擾人之害難保必無且織造開局雖在
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蘭州此地近遭虜患又值年荒見
今銀每錢止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廹之其地
窓邇虜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虜耳且羊絨本庶民
賤者之服非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姦巧
之徒造為織金粧花之麗五采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

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鞠衣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有别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彫敝錢糧缺乏憂外患之方殷恐内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悮供應其中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先朝舊典宏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内無賊腹裏有收間一舉行民不重困我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瘡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朝廷獨任其怨向惟天啟聖衷

賊皆自東而西者先年分守涼州副總兵趙英撥有官軍一千五百員名在於扒里扒沙煖泉等堡按伏分守莊浪叅將魯鑑撥有官軍五百員名在於速罕禿等堡按伏蓋套部欲犯中衛靖虜蘭州莊浪地方先擁衆至迤北大松山等處住牧哨探我邊虛實由扒里扒沙等處入寇此處有備自足捍禦不至大挫後成化間副總兵李寬劉晟等威名俱出趙英魯鑑下一因挫衂遂稱各堡孤遠難守掣廻原設按伏官軍遂致百餘年以来将各該城堡墩臺軍士屯田盡棄境外築打小邊離城

袍費至百金一疋價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淫巧之科在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是聖明亦偶未之思耳臣伏望陛下早降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庶使民心不摇邦本自固地方可保無虞矣

上陳言邊務疏正德十年　彭澤

臣竊照見甘肅地方雖云壯控番衆然惟也乜克怯瓦剌二落在壯耳其套部大衆如小王子等並近年阿爾秃斯亦卜剌等賊之巢穴則皆在寧夏之賀蘭山迤東也乜克怯瓦剌二種久不犯邊甘凉一帶近邊為患之

莊浪地方可保無虞而靖虜蘭州中衛等處皆不被擾害矣

劾嚴世蕃父子疏嘉靖四十一年　鄒應龍

竊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簡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爲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擇其一二尤者以瀆天聽夫爵賞者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

一二里者有之五七里者有之以致迤北套賊不拘多寡皆得侵入我境阻截大路搶殺人畜尚爾不知邊防之壞莫此為甚臣乞及今兵糧頗集臨鞏甘蘭等衛備禦官軍應合上班套部正在草短馬瘦之際且總兵官徐謙原係趙英麾下叅将魯經即魯鑑之孫備知其詳而各官忠義威名才畧勇敢頗能追配前修行令統領漢土官軍前去扒里扒沙遠罕兎廝等堡親詣踏勘將原先按伏城堡墩臺計處停當趂時修築壘撥官軍按伏防守如此則守禦得安而賊之出沒可以預知非惟

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擕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於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罪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於同僚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

若干至於陞遷也亦然某某缺銀若干某某缺銀若干羣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羣兒爭啖一餅然於是世蓄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者本為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蓄家人嚴年為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嘩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

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産數十處毎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其斯之謂與夫世蕃黷貨欺君不忠甚矣然尤有可議者往值毎喪例應回籍荷蒙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綸音留以侍養命其子錦衣衛指揮嚴鵠送喪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道惟恐身去被

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民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嵗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增遂為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文龍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耳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薰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號與士大夫相往來歷年贓貨何止百十萬金往嵗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

言不謬將嵩等或令退休或加之顯戮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狂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憾也題奉聖旨嵩致仕嚴世蕃併家人五名拿送鎮撫司着實打着問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加吏禮二部議官來看

牛運震題鄒雲鄉畫像云予讀鄒雲鄉先生劾嚴氏父子疏悲其志觀其頓挫嶽嶽異代切齒世廟雖中主詎

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倥偬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竟夕今一目已盲而慾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路取索郡邑為空恣意齏簍民生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皇上俯納臣之愚忠洞察邪黨如果臣

虜王俺答假以迎佛西来套虜卜失兎等糾合諸酋討
與俺答舉兵圖逞俺答不與同讐率衆東返當此各虜
還巢之期東奔西逐此乞彼求不免啟争端而縻撫費
合行申明議令各照原地原巢住牧各守本市不許往
来别市地方無端乞求以長驕玩又蘭靖荘紅地方有
等奸頑軍餘私竊邉外松山礦利潛入草地甚有甘為
虜使者若不嚴禁貽患非輕合無申明各邉隘口關門
處所嚴密盤詰蘭靖荘紅等處嚴禁礦徒如潛放出邉
該管官以縱容治罪

亦人心者即安得不惻然開悟顧當此時廷臣言嚴氏者甚衆然皆先後爲奸觝中傷彼其爲辭非不忠且工然卒死亡何其感也而先生獨以危言諫論擯斥元惡比於射隼擊狐一發而殪論者或謂先生藏智用默待時而動至爲嵩山米田夢讖之談於戲此與世之揣合僥倖者何異若然則先生智士非忠臣也壯哉先生義重泰山忠撼巨狼抉有明以來祖宗之靈雲沉揚諸君子之恥快天下後世士大夫之心年代滄風望重今之畫圖乃凜然

有先生在

虜部歸巢申飭善後事宜疏萬歷七年　郜光先

竊惟陝西酋虜塞外住牧自亦不剌殘破之後松山尚鮮虜蹤第今則非昔比賓兔台吉著力兔台吉炒㷊兒台吉等延據大小松山父子兄弟種類日漸繁多頃因

五十餘人各虜敗走退遯大小松山意欲訴求和款乘
隙再犯蒙督撫會議移駐近地督兵齊出約集道將各
統精銳於九月二十四日兩河齊發甘肅撫院與達總
兵及莊浪等五道躬自出塞隨營調度仍委西寧同知
龍膺等監軍督餉於二十五六等日官軍會集大小松
山各虜瞭望大兵齊出俱各遠遯遂令諸將搜山各番
虜逃竄不及者俱棄戈降服督撫嚴禁殺害悉令収俘
總計五道共斬首級四顆生擒活虜二名俘獲番虜八
百八十名口馬駝羸牛羊一千五百餘匹頭及審生擒

掃空松山恢復疆土疏 萬歷二十六年 李汶

准甘肅巡撫田樂會稿據各守巡等道布政使霍鵬按察使梁雲龍等據委官同知龍膺等呈稱節蒙督撫撤行道鎮相機伐虜本年三月松酋阿赤兎等糾合套虜宰僧着力兎海虜永邵卜等入犯欲行闖邊過海各官軍堵截迎敵直擣黑馬圈河扒沙等處通共擒斬首級七百一十四名顆俘獲番虜黃金榜什等五百餘名口七月阿赤兎等欲圖報復仍糾海虜復行出犯過海各官兵堵擊槍箭射打死頭目卜打台吉等五名及散虜

得松山廣袤千有餘里賓酋竊據三十餘年扼吭於莊涼剝虜於蘭靖左欵右犯朝市夕蹂幸我偵探明備伐彼狡謀三月幾覆其巢七月再褫其魄於是約會兩河之衆大集七路之師分道出兵四面進剿穹廬如掃磧鹵一空伏莽之夷稽顙内附撤塘之虜俛首就擒乃復周歴山川窮蒐陵谷南連蘭靖東盡蘆塘北斥流沙西通洒水膏腴可耨要害可垣師不殫財而留屯自裕兵不血刃而版宇悉歸自是履畝而耕列戍而守莊涼屹為中土甘固聯名比鄰内貽堂奥之安外絕門庭之患

俘獲俱稱宰僧着力兎因前七月戰敗恐大兵復出近
巳陸續歸套阿赤兎與賓妻母子原在小松山尾後尚
欲差人求欵近聞大兵齊出晝夜逃遯沙窩及賀蘭山
後去路巳遠勢難窮追督撫復督鎮道及將領東至黄
河西距凉莊南抵蘭靖北出蘆塘湖寧夏接界等處凡
遇深山茂林徧行搜捕格鬬者誅降服者宥絶無一虜
復令蘭州營叅將閻逢時等率兵從鹽場堡出境搜至
地名揀機灘離邊七百餘里斬獲虜首五顆生擒達女
一口再行窮搜並無虜跡而回大兵通回入境等因看

東則蘆塘川應設恭將一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蘆
溝口以西紅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
座蘆塘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一座在河西則
扒沙營應設恭將一員兵馬二千名帮築舊城一座阿
壩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裴家營土
門兒各設防守一員兵馬各一百名築堡各一座屯戍
協守相為聲援等因照得自國初汎驅番衆於三受降
城外則河套賀蘭尚且無虜松山故自寧區即成化初
虜據套雖或不無西訌然去住有時松山亦非甌脫惟

此兩河之福萬世之利也竊念國家固有之疆久淪腥羶致莊凉一線之路痛被荼毒茲幸恢復且不啻殺俘獲爲功實踰大捷奏乞准將有功官員議叙施行

計處松山善後事宜疏 萬歷二十七年　李汶

看得松山既空故疆已復其經理善後㝡爲喫緊而善後云者非築邊建堡設官屯兵其道無繇也今會官踏看松山東西一帶延長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安索橋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門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在河

挑壕遇崖絕則削塹取其足以遏奔軼斯已也工俱自

今春三月起至冬十月止為便

議城永泰疏萬歷三十三年八月　顧其志

據臨鞏兵備右布政使荊州俊呈稱會同臨洮總兵孫仁及叅將等官查看得新疆紅水去蘭州五百餘里適路修長難於策應各官親詣踏勘應於老虎城地里適中土脉草木俱便處建大城一座第南離蘭州尚有三百餘里應再築鎮虜保定二小堡改將移兵屯守策援為便列款前來該臣會同總督兵部尚書李汶議照松

是隆萬間款市一通招致賓酋等盤踞其中莊浪從此遂成一線而蘭靖莊涼則無處無時不遭荼毒且偽造妖書紅旗傳播真王起於草地以搖遠邇雖屢入屢挫窺犯猶昔幸今恢復急宜修守查得自涼之泗水以至靖之索橋橫亘不過四百里許乃舊自永安歷皋蘭渡河逾莊浪以至涼則一千五百里舍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難而孰易修此四百里之邊墻又何難而何阻勘得自鎮番以至中衛烽堠相望迄今舊址猶存其修邊也雖皆主於築墻然遇沙鹵則

西總兵所轄彼此牽制掣肘為難似當止設叅將與紅
水蘆塘互為應援查得景古城守備近在臨洮七十里
內總兵兼制為易此官似屬冗員應改為蘭州守備移
駐鹽場堡其景古城堡改委操守其新疆合用兵馬多
寡酌量緩急摘撥并修城築堡公署等費臣等於本地
方隨宜區處既不敢仰給太倉亦不敢派之民間揆度
人情事體僉稱便宜及照應調做工軍夫見今帮築紅
水新邊似難併舉宜候三十四年前工竣日即於三十
五年起始修今議城堡毋照地名老虎城向係虜地彼

疆草創紅水諸堡極稱孤懸原議有警以蘭州叅將兵馬應援謀亦周矣但紅水距蘭州五百里而遥原隔險阻一路絕無人烟虜小舉猶可拒守脫或大舉單弱豈能支持遠望蘭州官兵策應猝不能至況復奔馳遠道軍馬疲困何能禦敵中無止宿委積之處裹糧而往設虜乘間衝突無城堡可依非萬全之策臣等重覆勘議多方講求咸以老虎城建堡設將為宜迤南再築二小堡接傳烽燧使首尾相應犄角相成衝疆可恃以無恐向議欲設副總兵者意將兼轄蘆塘雖同在松疆乃陝

皐蘭縣志卷十八

藝文碑記辯說附

明

重修學宮記嘉靖四十二年　韓君恩

蘭州漢金城郡在臨洮府北皐蘭盤紆於其中洪河環注於其外孕靈毓秀夙稱文獻之邦嘗慕其勝而無由至也嘉靖壬戌奉命按秦隴兼理兩河學政冬十有二月蒞蘭覽川原之勝隴右之襟喉三秦之屏蔽也又有溢於所慕者矣明日謁孔廟堂齋隘陋墻垣頽壞余因

已習知其戀復故巢蓋未嘗一日忘也且名不雅馴宜
改擬永泰城一新耳目永絕虜念伏乞俯納允行

皐蘭縣志卷之十七奏疏終

地各為號房倍堂之数週圍墻垣亦皆甃砌堅好廟學規制遂燦然美勝於昔矣夫蘭固用武之地也然文教旣弛而武畧亦未見其克備觀感無因而斯民罔知向方也今學修則教化有地教行則觀感有機蘭之士民將不由此而感激奮發乎覩學宮之閎肆毋徒曰可以便步趨也於所謂升堂之妙入室之趣一猛省焉庶乎聖人可學廣大致而業斯廣矣昔夾谷之會躍階揮兵力摧強主以成兩國之好軍旅之事夫子若素學者文經武緯聖人非萬世之憲耶諸生茍能有辨乎此蘭學

出贖金若干檄彭君肇厥事彭君旣以所積米麥銀貨
各若干助厥需用具僉憲甘君茹至蹕之遂行知府王
潺知州武鎮華相度厥宜吏目周京大使蕭輔和趙臣
揉辦厥料兼董厥役越明年癸亥三月工興迄九月而
告竣廟殿七楹左右廡各如之廟東夾道後爲啓聖祠
前名宦鄉賢祠各減廟之四廟西爲夾道後爲學正宇
前爲訓導宇各視祠之制中前爲戟門三爲櫺星坊一
學堂五楹左右齋各如之堂後爲尊經閣增堂之二閣
東爲敬一亭減閣之四閣西爲神庫視亭之制左右隙

地方首務即兵食不得而先遂謀於郡丞馮恂州牧鄭
光祖捐給厥費一時肅藩賢宗蘭大夫士庶咸樂為助
於是鳩工庀材卜日興役崇飾敝陋恢復湮沒門堂殿
廡庖湢齋署諸列於廟學者靡弗整齊有次規址維故
計若綜繕十已易其七矣至建文昌祠於學側當學城
垣樹坊於上東南作魁星樓此又郡益缺遺聳瞻望冀
文明也已乃稽厥藏籍則亡缺過半余為求精善者購
置俾慎守之庶幾哉經罔殘教罔弛已訖事竣而王生
道成連中丙試蘭人以會科寥落久而一旦得人歸祥

又將借之而耀其光豈獨豪傑接踵科目媲美在泮之獻於魯頌乎奚讓或安其故而不即乎所宜徒爾燕朋暱友以底弗類惟前廟學亦贅新也於諸生何裨哉諸生尚其勉之

重修學宮記萬歷二十九年　　荊州俊

我國家握符闡珍文治休暢海內之地無中外遠邇咸耀於光明蓋學校益宏明德之遠也蘭州雖通邊塞乃關以西號劇郡才藪余袛命理臨鞏兵務弭節於蘭至則謁夫子廟見廟廷學舍侵浸就圮私心惻然夫文教

漫之士當何顏入此門對夫子是有司修之士固圮之也可弗思乎抑又聞爾鄉先哲道德勳猷文章風節後先相望予不及覿然諸士耳目則猶如旦暮矩矱匪遠也廟學圮可易而新士之祓濯振拔寧獨異是由鄉哲而上尋聖緒存乎人耳時王生出尹華陽矣即他日望見亦當以此義質之當以余言為題

小學篇目大義說　　趙英

小學之說雜見於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諸篇文公采而輯之以詔後世然立教之首引子思子之言而明倫

新學余曰嘻有是哉蓋觀王生文矣至符匠氏之卜則未之知天下事固有偶相值者與且斯役也經始於巳亥三月之望迄辛丑五月之廿告成有司為國家儲育賢才計亦既殫厥心矣諸士胡以自謀余唯學有真修夫子之道重乎六籍諸士業已誦法顧挾策工詞博科第躋華膴學矣非所以學惟是兢兢率夫子訓處則善躬出則亮節即榮辱死生不悖先資俾澤究於民報歸於主可以列太常右簪宗斯乃朝廷養士之效今日新學之意一或戾此以便已私即三事六列猶為毀瓦畫

幼之節君臣朋友夫婦之常而五者之教不待求之於
民生日用之外也心術正乎内威儀形諸外而衣服飲
食無一之不致其謹焉則身乎無不敬而小學之教備
矣文公又以為是三篇之所載者皆古人之言也苟不
求其人以實之則無徵不信所謂聖人可學而至者殆
非虛文也故又引孟子道性善而稱堯舜之言以見名
篇之義有所本必自太姙以下而歷舉立教明倫敬身
之人以實三篇之言無所欺夫是四篇乃小學之本源
而謂之内篇其嘉言善行則獨引蒸民之詩以名篇而

敬身則首引孟子孔子之語以見名篇之義各有所自皆古人之言非杜譔之說也且立教自胎教以至能食能言之有教其教之早固不止於養之於蒙矣然男又自方冠以及居官致事女則自及笄以至為婦為母其理何密焉夫立教之次而必曰明倫敬身盖理具於性分之本然者莫大於五常性見於職分之當然者莫大於五倫況萬物皆備於我而無一不本於天苟教者學者而不明此倫敬此身則率性無實受教無地而何以為教為學哉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明父子長

為之說

貢生題名記　孫洲

明倫堂側蘭之士登科題名計無慮百人及閱郡志尚有遺錄進士貢生數人因命工補勒夫國家用人進士與明經並重吾蘭鄉貢濟濟彬彬不可悉數在昔如石經府之孝劉光祿之廉閻少尹之官績黎司訓之學政少保彭幸菴郡志極其表揚近如姚石莊陳文山顏南川孫邛菴諸賢德誼文章後先輝映卓然可稱視前賢何多讓焉是皆閭閈之冠冕西州之英雋其名與姓固

謂之外篇者盖文公作小學之義以秦爲斷自秦而上
經未殘教未弛夏商周之言行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卓
乎不可及者固皆備載於前自秦而下經殘教弛而漢
唐宋之賢人君子一言之善有合於立教明倫敬身之
旨一節之美有關乎立教明倫敬身之實而民彝物則
之未泯者亦皆取列於後是則文公編集是書篇目之
義其義例精深條理縝密豈他儒所及而末學所可窺
哉然是意皆予昔年聞諸安邑李仲明先生而先生聞
諸河東薛文清公者予恐其久而忘也因具括其義而

也嗚呼憶明世宗時代王入繼大禮議起杖竄殆數百
人以為人才用之不勝用矣不數十年士氣頹落奸邪
雜出濁亂朝政而時之在位者奄奄如抱葉寒蟬無復
敢有出聲者唯二公抗疏直陳一杖一戍而所謂奸邪
亦稍稍削去由今思之世宗得稱為中興神廟得延為
至治皆二公一擊之力也張公之救楊忠愍也曰如以
臣為黨護將臣處死萬不足惜鄒公之糾分宜也曰如
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當其時
豈意得全首領為完人哉即買首揕胸血藏化碧不易

不可不傳也昔東川先生曾題之明倫堂壁今勒諸石期與題名鴈塔並傳無窮

雙忠祠記

姜圖南

雙忠者何明大中丞鄒公應龍廬江太守張公萬紀也金城人物自武賢辛慶忌李晟渾瑊而下衆矣何為乎於二公祀之曰以諫曰諫何為乎以今祀之先此矣不有太康王公請祭葬復爵秩額忠諫乎既祀矣曷為乎合之曰二公地同時同建言同也同則從同曷為祀於書院曰以講學明道也講學明道曷為乎不廡曰以忠

不亡者數十年唐世之所以得安驅至蜀皆此物此志也蘋蘩之祀出於觀風河湟之靈式於英絶直養無害戊杖西市談道天年總是一致故即以雙忠祠次忠愍之右嗚呼凡為國家必當思所以開通言路而言路亦必思所以為於可為之時吾蓋因雙忠而有所感矣

金天觀記銘　肅莊王

大道相傳始由黃帝歷代繼承爰及於兹洪惟皇考奉天受命以定海宇肆類上帝宜於冢土禋於六宗望於山川享於宗社遂命羽士奉祀百神欽崇大典可謂聖

於此矣撫軍六詔出守廬江猶是天王明聖不忍以未死之身苟且耳嗚呼凡為國家平居無事九賓庭燎萬里風行以為所欲為百世無憂也既勢屈形盡顛覆一朝朱全忠欲以牙將為太常卿裴樞執不可全忠殺之天子不能救而唐因以亡嗚呼使言路得如裴樞者數十人相與消弭逆折必不至於亡即亡矣亦不至於如此之速也賢者不位而位者不賢急者不諫而諫者不急此萬世之所以嘆息痛恨於昭宣也二公之忠猶鈎黨也其為李杜猶睢陽也其為張許漢世之所以亂而

祖寶殿殿南向其雷師皓翁卿使師相十大雷神列班左右後有元極殿中有三清左右設南北二派五祖七真周匝廟廡後有神御殿在九陽峰上東有道院西有環室其金碧之美丹雘之飾董正其事者鐫之碑陰吁自浮黁演教靈寶傳科雷有多門清微混沌太極先天後天五雷殺伐顯諸仁而藏諸用一念潛通於上下幽明弗違於兩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理性立命乃歸於道吾莫知其幾人自昔諸侯王溺教未明流於淪胥深可歎也余長自深宮周遊演武開國建封歷事多艱具

治宏遠也歲巳卯仲夏余自甘州抵蘭邑仰觀俯察城
之西南山環三面有仙人舞袖之形河距北流如九曲
之勢玉案之峰在前左右交加於劍水龍翔虎伏掩映
其墟欲作仙林僉以爲可至庚辰遂得其地春肇其事
告成於秋其觀之制東有望仙橋西上乃外之垣周圍
三里東有大門左右列戟曰皐蘭福地正南鑿一碧沼
曰五龍之潭外南門曰金天觀龍虎在焉左有元壇祠
右有真武祠正門曰九天門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居其
下中有撽雷之壇左曰法主堂右曰天師堂正殿曰靈

武安王廟記

吳謙

予奉命督理陝西甘固糧儲初至蘭泉徧謁境內祀典神祠次於王廟見其剝落湫隘雜闤闠間則嘆曰王自漢末迄今幾二千年無論王畿國都賢士大夫即窮鄉下邑氓夫豎子靡不因廟而祀其英烈之氣浩然在天地間者亘千古不磨在在皆足捍患福民故其感人崇祀者類如此顧其廟貌若斯何以妥神明而祈休庇也侍御屠君按其地肅紀貞度造士作人凡所注厝百廢畢舉而又以明正祀典為首務迺撤下新王之廟犂然

知道典用彰混元祖教於戲為民祈福使雨暘時若而
五穀登家給豐而人用足體天地之好生布雷霆之法
律肅作銘曰於昭雷宮琳瑯鬱葱右拱白虎左抱蒼龍
朱雀在前元武後從予昔爰卜允釐百工大闡洪猷用
開元宗曰若羽士適合厥中丕懋厥德乃奉乃崇勿私
於已弗念於躬動必由禮勅法嚴恭天有顯律用守厥
衷爾無私欺慎始慎終訓於家士以來會同高高在上
覆載無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雷霆將吏寅亮天聰稽
首金天永保國封

楹前後左右廊房四十八楹左右廊之中各三楹一以妥興平一以妥周廖其大門二門各三間露臺甬墀地各有差規制宏壯廼肅王仁孝誠敬賢冠諸藩尤重王祀特命工人造琉璃瓦以覆之飛甍綺閣丹艧晃爛儼然爲一方且瞻蘭之軍民商賈割牲焚獻者無虛日是役也有所勞而非民力有所費而非公帑各捐俸僱役爲之經始於丙戌春二月至八月仲秋告成予惟王在當時忠肝義胆昭昭若日月之麗天勇畧壯氣浩浩如江河之行地而英風靈爽又赫赫奕奕起敬於古今之

有當於予心而臨鞏兵憲石君飭法宣惠軍民咸仰其所崇祀與屠君埒也爰於叅戎原君力圖所以新之而苦無善地予曰城北濱河之地廣曠無蔽河廣皆在目中且為甘肅喉襟吾輩日登河樓則山之自崑崙來者遠岑近嶂悠悠磊磊環抱如屏水之自宿海來者瀰瀰震動湯湯浩浩奔趨如驟以是為王之宮直若有待而然者於是借請廟卜於王而果以吉獻焉即其地撤其壅蔽以就廠豁增其陷塌以就坦易塗塈其漫患以就明潔縱三十五丈橫二十一丈為正殿五楹後有別殿三

下見神冠皮弁服赭袍竊以為怪夫是神司一方之土
不過視子男爵而已而乃服帝王冠服不亦僭乎非禮
神所不享而又以非禮加神可乎是不能無惑焉遂詢
諸鄉耆皆曰漢將軍紀信死滎陽得血食於此噫若是
則予之惑滋甚考之輿地志紀信乃巴郡人今順慶府
太平門有忠佑廟蓋其鄉焉然則是地既非其所產又
非其所著忠節處烏得而祀諸此乎抑想當日必有國
家者以將軍之忠著靈異封之於此或因人心信尚而
立祠於此不可得而知也夫鬼神固不可得而知然於

人心其勛烈載在信史者姑不叙特叙其創建之始末云爾

城隍廟記

黃諫

凡天下府州縣城隍皆有神以主之蘭故有廟在城北而記者以為金明昌丙辰嘗修葺之元至大戊申復修至洪武乙丑蓋歷歲之久而祠宇將圮時蘭州衛指揮楊廉以是神乃國之常典所祀遂慨然為增繕去今又六十五年正統己巳守備都指揮李秉忠又以新之式崇敬事屢遇其人矣予自幼時知神之靈異每拜謁祠

神以忠事君以德祐民以誠感人而李公之心有默契者焉然則推忠誠靖邉患藉庇庥以保邦家而致太平者豈不重於神於公有望乎是則公之所修復者不止乎是而神之庇佑於邑人者又豈以此禍福於一方而已哉

城隍廟辯 附

彭澤

城即築土之高者隍即浚土之深者易所謂城復於隍是已而神則捍外衛內之靈也故其神如天地山川社稷風雨旗纛之神非如聖帝明王孔子及忠臣烈士之

氣之淑慝年之豐歉人之壽夭事之吉凶或予或奪有感必通其所以然之妙必有綱維而主張之者不過一誠而已在幽為鬼神之德在人為忠孝節義當楚國榮陽之時紀將軍捐軀全主故其忠魂充滿宇宙是宜廟食萬世顯靈異於一方以其所存者真實無妄所感通者又何莫非此誠之所為哉然則紀將軍之忠孝節義本乎心發於至誠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又不特所產所著忠節之地而天下之人宜通祀之也自乙丑至今凡六七十年曾無一人任修廢之勞而必待於李公者蓋

事而繪塑於其祠以故城隍之神亦生㞒像貌之耳我
太祖高皇帝制定祀典超卓前代以衰世所加淫名僭
號悉皆革去如城隍止曰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未
聞有何人為主之稱弟偶未思及革去廟像而木主是
用耳縱使紀將軍功烈為後世仰慕而欲廟祀之當别
建一祠於其鄉於其著忠節處題曰漢忠臣紀將軍之
廟亦非天下通祀也況可為蘭州城隍之神哉以誑楚
一事觀之其精忠偉節英風正氣凛不可犯享小民淫
祀以敬忽為禍福是乃猾吏賤卒之所為而謂紀將軍

神有人以主之也國朝祀典春秋之祭城隍與社稷山川之神皆以木主並享豈獨城隍主以人鬼有貌像有生辰而社稷等神悉無哉如吾蘭以漢之紀將軍信為城隍之神紀將軍人也故有貌像生辰耳紀將軍為城隍之神矣而城隍又為何神哉奉祀者祀城隍之神抑祀紀將軍乎且城隍之貌像巍乎其高汙乎其深者是已城隍之生辰築城浚隍之日是已豈可以紀將軍之像貌生辰當之耶此必衰世惑於異端者流以皇天后土岳瀆海鎮風雨之神悉加妄號且以為主宰輪迴等

羽圍滎陽甚急將軍自許以身解之乃為沛公衣冠坐車中詐云沛公降由東門出楚人往觀識其非遂縱火焚之乃來沛公已由北門出走矣後沛公為帝念其焚身全主封為城隍之神以報其功故得此衣冠也澤及

冠見程子有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嗚乎周公有大功臣也成王雖猶子在幼冲君也地成物而功歸於天臣成治而歸功於主雖塞天地貫古今亦非分外事故封於魯宜當享諸侯之奉成王賜以天子禮樂伯禽受之不皆非乎

為之哉譏使紀將軍主城隍之神亦惟州大夫可祭豈應民間婦人小子瀆之哉舉俗以為盛事而明達士夫亦為所惑而不知覺悖理亂常而紊事神之典莫此為甚主禮者所當究心也故不得不辯

王道成舊志曰按溫州府志各郡縣城隍神像聖祖已有旨易以木主神位矣

城隍神冠服辯附　彭　澤

澤童時從家君拜本城城隍祠見其神戴皮弁著黃袍怪而問之家君曰此紀將軍也為滎陽令漢楚之爭譎時

意故辯之以俟知者若城隍之神亦不可以紀將軍主之

且不可以為有生辰之瀆祀渾昔有辯故不復贅

哨馬營記　黄諫

正統十二年都閫李公奉命築哨馬營堡於河北大岔口越十有四日工完二十有三日癸丑大合衛縣之官屬將校熊羆之士及邑人老稚以落之軍民和會閫郭溢郛既卒事其邑之官僚士庶咸以此為禦邊之重務不可不紀其歲月乃致書於予請為之記予邑人也既受命不敢辭其詞曰粤維皐蘭乃古金城郡西控大河

故曰周公其衰矣況紀將軍奮不顧身脫其君於虎口應變一時臣子至情亦盡其分內事耳豈以誑帝為榮而欲後世以此衣冠祀之哉況當時沛公猶漢王也何乃以天子冠服賜其臣哉國朝祀典自皇天后土以下惟以王祀孔子同事天饗帝之典餘岳瀆等神皆視公侯伯耳京師城隍之神皆然況州郡乎紀將軍有神必不自安也是必亂臣賊子欲混冠裳以資僭逆故僭加之惜當時未之改正今為郡縣者忽而不以上聞坐使因襲至此耳是乃正名分崇祀典亦孔子惜繁纓之遺

巍巍河流渾渾天子萬年邦國永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河北大岔口堡記

黃諫

陝右之屬衛曰蘭州古為金城郡國朝治邑隸臨洮以是地北據大河西通沙漠乃建武衛以保障之今上皇帝在位之十年以山東都指揮僉事李公進以把總守備之任使鎮其地既至即修城浚隍完要塞以為守邊計黃河西北十里有山蜿蜒相接中有路曰大岔口僅容往來人行二十里出口外平川一望如掌與瓦剌赤

素稱雄鎮大河之北有山嵲嶫環衛列峙下瞰廣川既平且曠通乎絕塞不毛之地介乎西境大夏之墟迢遞綿邈來通斯邑賊寇往來必經乎是然其形勢險隘允為扼塞聖天子在位之十年以是為重鎮命公守此單車來臨遂相其土地用是規畫遠次年之冬請於朝令年春申命陝西藩臬兩司乃往偕公相其地宜集工庀材經之營之人皆樂趨不日而就崇墉接漢高壘連雲邊備以固邑人以寧控扼險要東至咽喉斯為重事大謨是舉天子之武惟公是布天子之文惟公是宣山勢

之以告

金城關記

黃諫

黃河經皐蘭城北距城西八十步架浮梁以渡河河之北有關凡甘肅官員之朝會陝右民庶之轉輸腹裏軍士之輪班操備皆踰於是舊關創自洪武甲子乃指揮僉事楊廉移置至次年乙丑工完計今年乙丑凡六十一年其城垣頹圮戍樓傾壞而邊備亦廢弛弗脩去歲冬朝廷以瓦刺潛蓄窺伺邊徼之心乃命鎮守陝西右都御史陳公鎰巡撫邊衛整飭武備選將練兵以禦之

金哈密地相接公以是為慮欲與山口築哨馬堡以防奸宄十一年冬畫圖以聞報可今年春始經理之越月工完以百户一員率銳卒百餘守之是舉也蘭邑近城地多瘠非得灌溉之利鋤治之勤則其獲也鮮河北之地多在山阪每遇時雨方霽邑人競往播種不待灌溉鋤治而所收者十倍往往以地臨邊恐被侵掠故前此守備者禁弗許今則有所保障不禁其耕種矣每隆冬盛寒氷渠既合必嚴設守衛以備之今則塞其要隘無復慮矣之二者其所利於民生益於封疆者甚大故書

郭完要塞守備者之重事也李公守備是邦委托甚重而能先致謹乎此誠知所重輕矣然不廹之以速成而必興事於秋後者恐妨農之耕穫也苟使民力一匱雖外侮不侵於治何補雖然昔先零諸羌背畔趙充國馳至金城分屯要塞而羌人竟不煩兵而下今西虜之在沙漠聞朝廷之選邊將公能體朝廷之心急所先務修城完塞練習軍士休息民力如此則必將怖慴遁逃矣噫一夫怒當闗百萬不敢傍謹書於石俾將士之胥助云

公至蘭州相是地通連外境為西陲重鎮宜得大臣以
守備馬事聞於朝遂以山東僉都司事李公進膺欽差
把總守備之任至則首以是闗為西州要塞其隳圯若
此豈所以杜威遠夷而屏藩中國也哉乃恢畫經理勸
工募力重修葺之拓其城郭甃以磚石而戍樓睥睨以
次而成其外又廣其地為甕城城内正北築臺高丈餘
上構真武殿肇工於正統十年八月十一日辛亥至次
年三月初三庚午迄工衛之官屬喜公能成是功而不
煩民力也乃相率徵文以記其修葺之歲月予惟修城

來層巒壯峙居然天塹獨金城關路絶一線西達四郡
而關門頹矮僅數木覆其上宜虜之易視也遂謀所以
設險者叅戎則直任其事而石伐之山木取之規甃臺
構基直接河流門上為注孔防火山城為炮眼防攻上
為樓三楹擬下石矢可百步人不能近蓋屹然足守不
獨雄壯可觀已矣工起於丁酉歲四月初六日竣於九
月廿二日凡費金錢若干口糧若干諏日偕計部周昆
明氏落成之會金米兎等數十夷來求款呼賞其上謂
曰若能踰此望河橋乎各夷咋舌不敢應民部廼酌而

重修金城關記　張棟

金城當兩河重險自漢以來重之葢辟之人身三韓五郡則匈奴左右臂而遼與金城咽喉也扼咽喉以斷其臂至便計也本朝開基四郡仍漢唐之舊而斥地則自關以北尚數百里曾渝定火城見隴畔遺跡與由凉莊徑抵寧夏故道猶存正嘉以來守臣不戒浸湮損没遂使松山前後𦵏為虜穴胡兒往往立黄河飲馬甚謂當闖奪河橋大肆恐喝則此關爲尤重矣歲乙未予脩兵於此與叅戎閻君登九龍臺之巔周環四顧見洪波西

池之工畢壬戌廬舍官署之工畢癸亥樓櫓門禁之工畢儲峙有庾訓教有學程督嚴而不苛分布公而不徇用不及公帑科不及兵民皆佚所經畫而規措之者既告成乃請於撫鎮諸公分兵守禦之以為常闤闠並起貨物充積生理且漸裕馬城之耆庶仰而歎曰昔為豺狼食今為華物居昔為荊榛場今為衣冠會誰之功與乃相率屬澤以為記澤唯國以民為本而兵以衛乎民使無城池以捍衛之寧能暴師於久耶然土木之工先王所重不得已而後舉之所謂以佚道使民者固矣苟

謂曰是眞重險矣然楚不以彭蠡恒覇吳不以大江永
存蜀道稱雄隴倉幾踰泰山永固函谷數夷在人謀也
哉予與叅戎稽首謝焉因併歲月記之石

西古城記

彭　澤

蘭州治西五十里許有古城焉郡志以爲漢故允吾周
環三里有奇廢爲古蹟久矣宏治戊午秋巡撫都憲許
公季升始允守備都閫梁公瑄之請令修之用遏虜衝
乙未檄蘭州衛指揮使周侯倫董其役凡軍民夫匠計
若干名每歲率以農隙一月修之歷庚申至辛酉冬城

皆新復地也爰自我太祖驅逐殘元再造寰區此地已入版圖殆後正統己巳之變淪入於異域百五十年索罕定火諸城遺址尚存而大小松山莽為虜藪矣虜持地利東寇延綏寧夏南犯固靖蘭州西侵武威張掖往往飲馬黄河邊民竦息沿邊將吏莫敢誰何未聞有窺穹廬一矢相加者今天子神武天授御極之初虜郎款貢二十餘年乃復寒盟天子震怒益飭武備專任督撫大臣嚴勵各邊將士直擣巢穴一時斬馘招降以數萬計松山氊幕為之一空時大司馬田公撫治甘凉慨然

董之者不得其人不亦重困其民哉世有大興工作費公帑而資優漁者侯能因力生財上下無擾而厥績用底於成其賢於人何啻倍蓰哉蓋侯報國安民之心出於天性而學問足以輔之故其施為有如此者特書以為侯功名遠大期為後之重修是城者勗固宜況澤於侯有師生之雅而耆庶拳拳思報有周人忠厚之風於是乎書

三眼井堡記

荊州俊

三眼井堡在州北五百里與紅水蘆塘接守堡基布星列

所依城建樓櫓門設月城挑壕二層足可禦侮建元帝
關王馬神山神諸廟足可徼福居三年虜無入寇之警
而有招降獲馬之績榮固不負斯任哉今且命工礱石
丐予文以記歲月夫夷狄之為中國患自古有之而方
叔振旅薄收太原之功漢祖開基漫遺白登之誚至如
充國屯田金城豔羨然史之所稱不過先零罕幵之坐
困而已若乃掃其穴犁其庭開拓其疆土者一見於國
初再見於今日豐功偉績超軼千古俾後人有所憑藉
為國家萬世不拔之業者端有賴哉聖天子之威靈群

興恢復之計區畫已定圖上方畧天子可其奏於是畫
界築邊工役大起予方承乏臬憲偹兵金城同靖虜兵
憲李公偕蕭孫二總戎督率隴上郡吏材官運儲捍禦
各盡乃職起工於二十七年三月至六月事竣凡築邊
自烏蘭哈思吉至大靖泗水堡延袤四百里建堡十有
二而三眼井其一也分屬蘭州衛移軍守之慎擇材官
得百户苗守榮領其事榮故將家子體貌強健智勇兼
資當築工時任總提調一時鮮儷既受任乃能遵予措
授披棘斬茅採松山之木僦爲公署倉塲營房俾軍有

命大司馬李公汝田公樂等主其籌元戎達君雲蕭君如董等治其旅率七郡鷹揚虎賁佽飛之士合先大司馬鄭公洛首事所收歸命羌氐驍騎合得十萬餘人誓衆同日分道出師雲擁風從霆擊電掃從天下地直抵穹廬遂破巢卵腦梟獍折馘千計俘獲萬餘餘孽犇北竄蒐陵谷掃清大漠賀蘭以西千餘里亡王庭由是化胡爲華光復舊物當斯時也雖則科地分屯起塢列鄣稍稍爲桑土計然以草創之際日不暇給嗣是大司馬顧公其志鎮撫是方乃復咨文臣方岳荊君州俊等武

工之効力豈忍泯泯無傳乃勉為文述其顛末庶後之
讀斯文者知堡之所由建云

永泰城碑銘　　　　　邢雲路

王者體國經野闢土服遠章明四訖之化規恢萬載之
業曼哉邈乎弗可尚已我皇上御極以來勲熙放天壤澤
被寰海山川四向各止其所乃有越在西徼地曰松疆
郤彼匈奴弼我金城者曩為皇祖龍飛興復一統之圖
後為胡虜蠶食分裂群醜之據蓋自成宏迄於隆萬殆
百年間棄而不守至今上戊戌我皇赫怒張皇六師爰

參軍駐兵永泰而諸偏裨都護所隷卒多寡以次戍實諸堡砦焉越歲乙酉春厥居既定邊鄙不驚然後着嚴旅祭告厥成功神人胥暢山川以寧上以纘恢拓之鴻業下以貽永世藩籬之固圉其斯以為盛乎大司馬顧公乃進余曰我心有營惟子度之我疆式廓惟子奠之我上告成惟子銘之余遜謝不得於是封山勒銘用彰威德銘曰瞻彼松巖矗矗崇岡星分北落嶽鎮西方襟帶山河為金為湯何物狼貪狡馬鼠竊帝命虎臣犁庭掃穴欃槍夜落蟊賊朝滅蕩彼滑夷歸我版圖乃睠疆

臣元戎孫君仁等度扼吭之要害疇基定之熟計議築
連城諸堡為犄角率然之勢疏上報可閫余實以承之
備兵來蒞茲土越歲余乃奉率公檄偕文武諸將吏協
志戮力胼胝奏功經始於三十五年丁未春三月迄三
十六年戊申夏六月落成城凡三大曰永泰次鎮虜曁
保定墩院若臺燧凡百二十餘廣袤千八百里東軼盧
靖西跨莊凉北界沙磧前濵臨羣若羣山而四維之也
其間崇岡隱天鄧林蔽日華實之毛衣食自出厥有壖
湟聯乃盧落兵衛器械亦皆具備乃以是年秋移皐蘭

何以臻茲車書大同皇威遐暢格于八紘我銘斯紀著之金石景鐘流芳燕然軼蹟垂億萬年永保無斁

水利記

陳祥

天地之利莫大乎水然必托諸人而利始大吾蘭古金城郡密邇北塞城郭內外軍民屋廬不下萬餘區北逼黃河然岸峻東西兩川田畝水不能上東北經寧夏始得開渠引導以佃以漁獲大利焉城西南水自馬寒山經阿干來者傍城直北瀉入黃河厥後守土者集衆謀乃於阿干河鑿渠引水十分之三一自龍尾山麓經闕

域扶輿輿區華裔界限既雄且都元老壯猷規模宏遠
議築三城韓公之悃蕭軌曹踵惟余蹇蹇董險神舉陟
陟嶙峋隨山刋木先以勞民既決天閫復開天垠連城
百雉說築梯空龍盤虎踞增擬閬風繕葺各別聯校號
通體勢亘綿走集巨固參旗錯列鞞壘盤互坼堠星明
甲兵雲布林蘼之饒何物不有夷言米哈田獵飛走千
軍肉食武夫赳赳周眺原隰溝塍灑連鄭白分渠營平
屯田遐阡遍陌陸海在焉邑廬相望闤闠為市廛殖貨
列商賈萃止從軍皆樂吉圉燕喜內寧外讋巍乎功成

利然阿干之利固若此而黄河之利尤大焉矧吾蘭俗業耕牧而土地莫善於河北所謂金城沃壤千里在是顧以數年僑邊而属常侵擾耒耜不敢越河梁租賦竭産以輸者非一日倘後來者勢可為而時可舉購求余公之議以成之吾蘭之利不尤大與因併記之以俟

溥惠渠記　彭澤

蘭即古金城為關西名郡然土脉高亢雨澤愆期每恒暘至夏秋旱民甚苦焉北濱大河自昔無興灌溉之利於東西川者雖有五泉筭籬溝黄峪諸水然為利甚少獨

王廟而下灌東川田園隨渠之勢有力者置水磑焉一自西郭入注東西南三面隍塹以固城垣禦寇衛城址則黃河為池歲旱巡撫余公欲倣寧夏漢唐宋等渠於黃河上流引水以灌溉籌畫已具會轉佐部回京未果既而阿干水之入西郭者亦漸湮塞隍塹久涸識者病之今年秋總制河間張公行部過蘭注意舉廢遂允蘭州衛之請循西郭故道而疏通之復開小渠以利城居者餘悉由東郭出亦達於川南彌月間而隍塹週滿城郭溝渠所經之衢巷凡官民蔬圃暨藝業者無不沾其

年庚辰秋八月適巡撫陜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公陽撫涖茲土聞之曰是州民少而務繁恐力弗支而工未易就也乃屬守巡隴右道督文武諸臣協力處置工料為槽凡百四十有四肅王世子聞之令奉承亦給材木以助之乃以是年九月望日各委官屬諸公咸集臨視置槽於東西兩渠者九十有二餘五十有二儲以備用時旱久渠崩潰踰兩月俄水大至如故規以次灌漑羣情大慰咸踴躍騰忭額手顩天以謝甚而有焚香爇帛酌酒拜跪於渠側者工既訖鄭公復移檄程督

城西南為阿干河發源自天都山者為利頗廣環郡城
之東西南北為圃者什九為田者什一幾百頃之灌溉
附郭之戍卒居民饔飧飲食咸仰給焉然茲水去城西
數里間繞龍尾山之麓為渠而東者東南北田圃資之
依華林峯之麓為渠者迤西田圃資之東渠多沙礫西
渠多塚穴水少湧激遂崩壞而咸滅於河每歲旱至有
經年不沾勺水之惠者正德己卯秋湖廣慈利丁侯璣
知蘭州下車即詢民瘼知此水之利可興也乃節公費
措材木為槽五十餘將布之東西二渠以溥其惠越明

孔道軍民雜處不下萬家凡喪死送終卜地而葬者十之二三投棄水火收拾餘燼寄頓山嵓洞壑僧房道院者甚多遺櫬纍纍積以歲月往往暴露而莫知恤愚氓執迷以陰陽家風水禍福之譌論蠱惑或力有不能有終焉而不葬其親者是仁人君子之所惻然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鄒公永昌秉軺以來詢采民隱有識於此政事之餘躬率諸執事擇邑城之南鎮山之麓得生地十頃遂封土以爲之於是嚴立條教舉禮經禁譌論刻之以期俾遺骼未葬有主者分以地無主者併爲叢塚

之隨以完報至今水益充溢利益廣遠公家賦稅及一方蔬果所需仰給玆水以為生者不啻萬口自國初至今百五十餘年矣接水而引出於一二之私家鑿山以通不過尋丈之小惠安能永永遍及而無曠無偏如此渠之速成而久賴也耶若夫導大河之水如寧靈漑東西二川以續此渠於永久尚有待云僉屬余為記併請名澤曰即謂之溥惠可乎遂為之記

義塚記　　段堅

天順元年夏六月蘭縣始立義塚蓋蘭舊無義塚邑當

禮由是而觀人心天理終有未泯者焉吁九十年所無
之事鄒公舉行之俾無投棄之患其心可謂仁矣能使
斯郡之民不失為孝子不失為慈親者又非鄒公之教
歟併書以記之

陳錫掩骼記　　　　　　　　　　應　綸

陳錫字本誠嘉靖已丑蘭大饑餓殍塞道錫倡衆捐貲
募工為穴十数於四郭外與其親黨舁掩之閱数月乃
已掩者凡萬餘屍復設壇墠以祀於是少保尚書彭公
濟物義其舉言於當道命有司旌其門勒石以紀美而

期月之間寄置遺棄者皆得以掩藏矣尚論斯地民之
租稅所出後來或有所更張也乃於城西無額荒閑灘
地每七十畒易此百畒蓋彼之灘地肥饒潤澤耕則為
宜葬非所宜此之山地瘠薄髙亢耕則非宜而葬乃所
宜故也嗟夫古今人心之天理孰能無之彼有親之喪
捐棄不葬者豈其本心非不知親所當厚而不忍也而甘
於不葬者非惟力有所不能抑邪說有以蠱之也苟在
上者開導之以義禮之正則彼豈終於執迷無所感發
興起哉若鄒公義塜之置人皆感激喪死送終率皆以

通往來給饋餉因而弗革名曰鎮遠然河流悍急堤壖
弗固咸謂非久遠計又九年蘭州衛指揮僉事楊廣相
城北河水少緩擬改置橋近且易守詢諸父老以為古
之金城關在焉謀諸同僚僉以為允乃圖上形勢陝西
都指揮使司轉聞制曰可爰於夏六月內鳩工明年春
二月氷觧齋祓率僚屬虔祀於神協心務力朞日橋成
按漢史趙充國初擊羌戎遣三校啣枚夜渡即營陣以
防衝突時橋未造也逮上方略其一以為治橋道以制
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是橋之利涉自古而然

錫稱首臺號尚義陳氏歲丁酉蘭復大饑錫倡義於衆復修前日之所舉竭力殫心功倍於昔於時蘭衛鄧侯義之白於當道復表其閭曰尚義而陳氏之門凡再旌焉余為之記所以傳其行也

河橋記

徐蘭

蘭州城北近河河故有津控扼衝要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奉命西征守禦指揮僉事趙祥去城西七里許造浮橋以濟師師還遂撤弗用又三年衛國公鄧愈師師定地置西凉西寧莊浪諸衛仍去城西約十里造橋以

河沄沄天險莫逾舟梁横亘徑接康衢棟宇翬飛照耀丹碧雉堞環繚隱約蔽虧誠邉徼之要津千古之偉觀也諸葛武侯有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斯橋者其可謂上昭聖天子之德下以康濟斯人者乎夫善作者必藉夫善繼是橋也歲月滋久風水撼頓葺理敝漏必賴後人繼承之故為之紀其始末庶嗣事者之有徵焉

國朝

修河神廟樓記康熙八年　劉斗

崑崙為岳崧之鼻祖黄河實王谷之黔羸嘗讀禹書窮

今衹承上命屏翰藩維乃能以古良將自期躬督吏士
決意改作造舟二十有八常用二十有五河漲則用其
餘以廣之每舟相去一丈五尺上流定以石龍如舟之
數舟上加板欄楯兩傍以衛行者橋南北岸各樹鐵柱
一木柱六鐵鎖大纜貫橋令相屬隨波升降帖若坦途
橋之南去城八十步新築小城延袤數丈中置門以詰
行旅城上建樓東偏剏公廨凡若干橋門西偏剏祠宇
以奉河神橋之北因山爲城延袤二百丈東西置門建
樓其上又剏漢壽亭侯祠制度一一各適其宜嗟夫大

意盖風雲翁蔚形勝環縈雄據上游禹功漢蹟歷歷如昨祭告之所先保障之所固國威之所壯帝王所披圖而設險公卿所差舍以諮詢尚覺其狹隘而不揚也爰舍舊圖新經始於五月二十四日告成於七月既望厥費以三百金計厥高以四仞計厥大以廿武計繚以垣甃以石流丹飛堊提甍翅礎峻不逞材華不極麗前瞰長虹后負岑堆縹緲冠晴光之岸登臨俯浮舸之津超然有倍于昔凡商賈之困舒桑麻之菀枯驛騎之奔馳士卒之瘝瘼凭欄一眺咸入覽中使後人登此覩安瀾

邱志考酈註摭昂說而萬五百里洪濤千七百川巨滙於金城為入中夏之門卬天之首控地之肩殫人之功斯區乃寰中第一覽勝地也其湄舊有崇樓雖滄桑屢變而靈光巋然獨存我

皇清拓八荒而一家闢高雍而為宇不侈濫觴泛槎而翕然告成焉斯樓亦河伯呵護之所使但松桷不梴欂櫨僅支無以望氣祥雲物之華余自丙午夏奉

命移蘭宅中敷政於奏可蒞逋數十萬外民困稍蘇次煥宮墻風教漸起復念大河英靈聚於斯前人刱建良有深

歷雍豫以至於海皆無梁惟皋蘭有橋綿亘黃河上游
其稱為天下第一橋無疑此橋西通張掖武威酒泉湟
中諸鎮凡塞外部落重譯來王者莫不經此橋而東以
達於京師若置郵商旅藉以濟者更無俟言是橋之設
顧不重哉壬午春余奉
命撫甘二月氷解例設橋余齋宿祀河視維纜浮舟皆不甚
固亟諭有司整頓未幾夏雨時行河水隨漲余臨河省
視繼復連兩橋斷維由水漲實司事者疎慢致之也因
特疏糾劾悉釐舊弊凡派民製纜草束有禁派隣邑協

者嘆明德之遠志澄清者奮波浪之雄守疆域者鑒美哉山河之固奉輶軒者興於彼原隰之情效順者思萬里朝宗之勢建業者蕩三千水擊之胸上下古今悠然咸集則斯樓豈與岳陽滕閣以極目為大觀以凭高為雅量者同日語哉畧記其事壽之山卿更識我心在此不在彼也

天下第一橋記　齊世武

域中之水四瀆為大淮濟俱入於黃河而河源星宿較江源為更遠是域中之水必以黃河為第一流也黃河

纜各若干樁木橋板各若干務壯實堅觳蓋凡工作之事其始斷不可苟簡惜費便能經久多費正以省費也至每年修整更換俱不可苟且草率便無踈虞今責成旣專郡丞亦不得慢忽從事自貽伊戚九月二十日河橋重修告成余復臨流督率繂挽建置中流較前加壯麗改觀行旅悉坦然渡河余攷此橋創自明朝洪武之壬子歲初置舟二十四隻後鶩埠減舟二隻繼隨水勢旋復旋減今仍鶩埠又減舟二隻共計舟二十隻遇夏橋廢時渡河者皆泛牛皮鴟夷牲畜浮水而過者水勢

辦麻觔有禁派民水夫工食有禁派民挑土挽船有禁
良以此橋責成在駐蘭之郡丞舊則商經此橋有稅郡
丞經收除征餉外羡餘可供橋費又木商經此例抽木
以供橋用是修橋之費郡丞例應專任何得纖毫派我
民哉惟守橋水夫三十人額設工食銀五十一兩似有
不敷民私捐輸助今亦盡革酌於額設外增至三百餘
金共計三百六十金每夫歲給銀一十二兩蘭牧亦收
土稅量協濟六十金餘俱郡丞足其數以繕水夫俾晝
夜巡視以防不虞至若置造浮舟二十鐵纜二麻纜草

枕黃河車馬輻輳絡繹不絶咸頼橋以濟河橋之制創自明初編聯二十四舟浮於河面中空水道架以横梁上鋪平板旁挾紅欄東西兩岸各立二鉄柱絙以鉄索二條各一百二十丈又立木樁数根大草索数根夾護貫船平直如弦随波高下縱怒濤濁浪奔雷捲雪任其盤渦於船底而上則人馬通行如履康莊坦道制甚善也雍正八年余奉

命來西在蘭查造軍需册籍其時河橋被衝經前任廵撫河南許公重建今乾隆初元余奉

湍激每激下數里不止人畜間有淹沒者以致逡巡畏
渡阻滯急遽亦復不少今橋成均可免所患矣惟慮後
之經理者無可徵考爰詳記之俾得永遠遵循焉銘曰
河流云邈稽禹隨刋甫歷積石旋經皋蘭浮舟作梁利
涉用安卧龍文螭蜒蜿急湍鉄鏁横亘貞固如磐有司
恪守毋怠毋慢控制西域撫馭重邊遠人賓服億萬斯
年

河橋記　　劉於義

蘭州當兩河孔道綰東西來往之襟喉而城之北面即

欲減造舟之費以蹈其弊故刊石誌之夫減去二舟尚
為不可況今之浮橋減去四舟止用二十舟是馬頭益
出水益湍急宜乎屢被損失勞費不貲此一事也又考
臨洮府志曰浮橋兩岸鐵柱凡四各長二丈一落河底
鐵盤尚存今查所存三柱在河東岸者有二其一尚鐫
洪武五年歲在壬子不著官爵考之洪武五年統兵平
定河西者為宋國公馮勝此必馮宋公所建也其一上
鐫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八月吉日總兵官衛國公建斯
柱於浮橋之南繫鐵纜一百二十丈斯乃衛公鄧愈領

恩命攝署撫篆歲之六月大水驟漲河橋又經衝斷夫七年之間兩遭決壞費財勞人不可不尋經久之法及推求其故盖有二弊一曰減舟而惜費一曰檣弊而不更致蘭州志有前明衛守備李進改修河橋記云洪武初原用二十四舟後守備苗旺以造舟費大乃於兩岸甃出埠頭減去二舟止用二十二舟埠頭水急將舟衝激流蕩每多損壞雖云惜費返致重費正統乙丑奏請退修埠頭增造二舟以復其舊於是河東水緩而舟咸無衝激之虞寔為永遠之計恐後之守斯土者莫究其義復

鉄柱以復宋衛二公之舊惟西岸所少鉄柱一根用大椿木代之約定三年一易新木以斯堅固至於河橋修建費用本係監收同知之事而現例河橋稅銀儘收儘解無有贏餘同知之力不能捐賠查雍正八年所費二千九百餘兩余乃捐銀一千兩布政司徐三百兩按察司務二百兩臨洮道吳一千兩餘則監收同知馮慶曾設法捐遣至於增置四舟添索一百丈以及修改馬頭諸費請動帑銀伏蒙

聖恩俱報可是役興工於六月十六日巳卯竣工於八月初

兵征西番時所建也至西岸所存一柱亦係衛公所建
但云建斯柱於浮橋之北其餘年月官爵鐵纜字數與
南相同而宋公之一柱已亡矣夫鐵纜本長一百二十
丈止存七十丈鐵柱遥遠既不能繫遂别立木樁於馬
頭之上又不為時易新木則河流震撼風霜摧蝕其力
幾何故浮橋之斷不在於索朽而在於樁毀又一事也
余既有事兹役且所見又加確核遂奏明
聖天子將兩岸馬頭各减退三丈五尺仍照洪武原制用二
十四舟鐵索兩條各增五十丈仍各一百二十丈繫於

檄諭前之弗從援劍奮怒乃簡車整旅躬率旌旗而西
時征鼓臨臨先聲沮震雷馳飇舉熊虎發揚鋪敦屢捷
之餘逆衆摧籜驚風焚舟宵遁幾何時而渠魁就剪半
壁廓清徵諸史策所傳功成不世即晉文入蔡之師營
平屯田之舉未遑多讓也蘭地喉顋衝要先是狂族內
連窟陷盤踞者將盈月矣公駐節憮然顧謂寇氛雖惡
株蔓何辜仳離者來之鞠之家室散失者珠環而鏡合
之灑潤於焦沛霖於槁紳衿老稚扶携匍匐而言曰吾
儕蹇羅大憝出入顱血山海中公實活我迄今安宅畋

十日辛未恐後人不知木椿之應三年一易或妄議滅舟惜小費而致大費也爰歷敘重建儆古復舊緣由書而鑱之於石

大司馬孟公祠記

郝璧

國家宅中撫夏底定寰區聲教覃敷凡嚮風受朔罔敢有越厥志制府孟大司馬控握三秦德威交著化經四禩一以休養滋息為主會酒泉張掖間回逆生心恃其族類殷繁弄兵潢池兩河岌岌告變公曰此屬小醜凭陵執遂好詐何足辱我斧鑕然芟薙非難慮傷嘉禾始以

顛蹐三善也金城奕奕奭籟馨聞匹夫匹婦靡不蟠結
心臆豈區區耄祝所能同日語哉愚壁不辭媕婀拜手
而為之記并系頌曰天作紀綱拓基神武爰誕英能以
維以輔於惟孟公秦國獨柱頤彼窮兇禍我西土指揮
闞虎提如聲鼓渠惡立殲遐邇安堵僉曰公庥出我荼
苦丹臒負輪載建柱礎獻藻奉觥以代歌舞赫赫蘭山
湯湯河滸圭瓚鼎鐘卣卣并舉珥筆作頌質諸千古

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記　　綽奇

蘭州之治渡浮梁而壯有山聳而峙昔有白塔禪院按

田猶然生聚作息者緊誰賜歟藻芹未展非所以抒虔
悃也於是乎抔土鳩材卜基闢址肖像迎慶而崇德祠
成羣從鄞徵鄙言以勒貞珉愚璧於役江干遥瞻惠庇
緬奠我公殊勞懋業彪炳雲霄行膺秬卣茅腊肖繪麟
圖比瓣香弓地寧足為公重耶雖然西隮延袤數千里
緒楚勢遡公葱珩涖止振旅云旋俾臏禮皈依之泉生
肅慕而懾愚頑一善也食汲問源是謂重本自茲剗埶
聚社歌舞嘉祥仰恃明型消衍釋憾二善也高山景行
溯儀作範異日有事茲土者登堂展謁亦步亦趨福我

聖天子命來撫是邑念此自充國開屯後金城實爲西陲重
鎮非務乎民義不足以成富強之治故日孳孳以勸墾
種練兵甲興禮讓美風俗爲首務又間以暇登覽勝槪
延訪民隱定因草損益之規偶踰北山陟其巔下瞰城
郭見州治山環河繞炊烟出屋瓦者萬家廛居鱗次商
民輻輳扼燉煌酒泉諸郡此則總其樞紐成一大都會
而據其形勝者也但閱寺中廊廡不具僧徒絕跡且嘆
規制過隘無以資鉅麗觀乃遽發願增其舊而新是圖
更於塔院西創梵刹一區而以慈恩顏其寺額又於山

碑考之為明正統鎮守甘肅內監劉公所剏建後於萬
歷壬辰郡憲諸公所重修者上塑地藏像下建玉皇閣
葢取易地天泰之義也又按形象言北山居乾方而黃
河帶其下南面皋蘭列為屏几朝煙夕嵐倏忽萬狀河
流洄洑波瀾滉瀁奔騰澎湃之勢千里為之曲折文心
之取象詭異莫過於此葢不殊乎韓之潮蘇之海也故
高塔建其上聳入雲表類文筆之點硯池焉是非若通
都大邑精藍甚奢置徒以點綴光景求利益福田者所可
等量而齊觀矣余於甲午秋八月奉

斥之詎知世道有升降風俗有同異今不遠古惟人心為然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恠顯是以險惡殘忍之人有對刀鎗鼎鑊而色不變者一入鬼神之祠廟則靡不毛豎骨磔心悸口呿以自相咒詛欲懺其罪思有以變計者是佛說地獄而淫邪熄迹彼冥頑不靈之人惟佛氏演為像教始足以震慴其隱微而摻致其死命也布金脩寺之舉其又烏容已乎是役也經始於丙申年告成於壬寅歲具述修寺之意在培補文峰以助王化為敬鬼神而不失民義者勸

之東南建文昌宮魁星閣及諸紺殿廻廊複道已與都城相映帶又為浮屠合其尖使之卓然特立培護文峰以期賢俊輩出上為

國光豈獨誇禪林之盛資遊覽之日而已哉更念僧無養膳則香火為之不舉而寺亦易傾乃為之買地置磨俾其歲有所入以供伊蒲之饌招僧居住琅函碧磬暮鼓晨鐘皆足以發人猛省其於驚醒聾俗葢不無少補也

余因之而有所感矣古之聖人亦常言上帝后土鬼神之事善惡禍福徵報之端今之儒者往往惡其不經而

范穮等討之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叛固原戕殺寧夏
巡撫據之賊衆逼鞏昌公親統六師遣馬寧血戰解鞏
昌之圍遣張勇劉友元分剿臨洮諸處殲厥巨魁岷洮
河三州皆復六年春正月公親督攻甘州斬首八千級
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為王子據城固守復遣張勇
馬元圍肅州斬馘五千級土倫太丁國棟皆伏誅傳首
三邊河西悉平洎自總制川陝三邊十載之中擣除賊
渠賀珍王元等數十餘處匡救水火而使民登衽席者
公之力也至上屯田以資兵餉減卒伍而節經費撫脇

重修孟公祠記

劉鶴鳴

太保忠毅公孟諱喬芳字心亭直隸永平人故寧夏督都國用公子也倜儻任俠庚午

太宗兵入關挾策以進奇其才置之叅軍擢刑部少司寇從征

大陵河錦州松杏寧遠歷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入關討李自成公侍帷幄多所籌策自成敗竄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旌旗所指壺漿簞食伏道郊迎五月之中傳檄而定

特命公總督三邊軍務時張獻忠據蜀三年冬十月遣總兵

金天觀記

許容

西郭金天觀始建於有明永樂丙戌重修於嘉靖壬子其地黃河縈帶於北岡巒廻互於西南明肅藩相度地形營建道觀繚垣三里重門閎敞規制尊嚴中建雷祖殿雷霆將吏風伯雨師左右列侍前後殿宇嚴嚴翼翼東有道院西有環室其外則望仙之橋五龍之沼龍虎之壇真宮之祠羅列環繞想其時巍殿崇宮丹楹繡棟琅函金簡道侶精修自極一時之盛歷今又幾及二百年矣當明季流寇蹂躪兩河東西寺院多被焚毀惟此

從之流亡一十六萬有奇審三秦形勢駐重兵於扼要之區蘭之士民順治十一年甲午建報功祠塑像祀公於西關乾隆十八年大中丞楊應琚修葺之重建正屋三楹東西兩廡六二門一左右角門二東西耳房二大門一左右舖面二遮東便門一復據紳士以

國初首先撫甘之中丞劉公斗中丞許公容皆有功德於甘請立牌以並祀祠内原塑傳譚羅三將軍像此三將軍者皆從公討伐有功於百姓者也

按公同時有傳蹄蟾為陝西提督

共沐神庥大有頻書詠歌樂歲此則余與各屬吏與

聖宇之意云爾工始於六月之戊辰訖於十月之丁巳

爰紀歲月於石

巡撫巴錫碑記康熙二十三年

今

李因篤

上龍飛之十八載大中丞巴公自陝東司藩都憲西旅時張

皇天討邊隴甫奠兵燹之後民氣未復惟公以柏府重

臣分陝出治體

聖天子西顧之心而輯寧惠鮮如保赤子舉大河隴右嵎隅

觀巋然獨存喬木數十章干霄蔽日皆數百年物未遭翦伐若有神靈呵護之者余撫甘之六載雍正甲寅夏以禱雨齋宿於觀中瞻禮之餘周視廊廡見荒蕪敗瓦楹桷傾頹殊為慨然夫郡邑祀典有壇壝以祀風雲雷雨之神誠欲感孚神明俾雨暘時若無凶荒旱潦之災斯民享盈寧之慶也矧此觀近在會城西郊余秉節斯土觀廟貌之漸傾思祈報之宜虔因倡捐俸餘以修葺之鳩工庀材易其蠹朽補其殘缺塗塈丹雘始復舊觀更擴齋室置贍田招集羽流以司焚掃惟冀兩河兆姓

端其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不苛察不甚事而能寓明作於悍大以清靜為畫一故保釐兼至聲名洋溢父老之所傳聞兒童之所謳誦城市禱祠遐邇慕悅未有如公之盛者也夫大德雖名至治有象觀於市而無擾可以知公之守觀於愛而畏法可以知公之政于野之生聚可以知公之養于士之丕變可以知公之教且於兵之訓練有方可以知公之智而嚴也深仁厚澤覼縷不悉政成報最

上嘉乃懋績飛瀛

延頸之衆登於衽席之上有幹有年盈止寧止不朞月而成效覩馬正身率下潔己無私自擧移蘭數歲之中民閒一切行貨絲粒之費無非出俸以平市價與剝弊自朝至日中昃惟恐不及往日陋規悉為民病者搒於通衢永杜其原事之便於民者奏請而力行之務實食其福而後已尤加意學校以培士為先自黌序榛蕪以來氣式微而不振者蔚然煥然駸駸乎月異而歲不同馬恤商裕民營屋戢兵步禱而甘霖立應者再四遇歲小歉煮粥食貧不可數計蓋公之為政也識其大而

皇上繼離御宇率作興事以綏萬邦復軫念民依偶有旱澇不虞恐多失所畚鍤之役又相其輕重緩急以次舉行葢寓賑於工之良法也余巡撫西秦下車之始皐蘭歲值小祲及時役衆以完城郭計誠兩得奏請曰俞經營爰始蘭城四面百堵皆興踵其舊而圖新焉俾失業窮黎咸得就傭以佐歲賑之所不逮北門砌磚歲久殘缺若者宜補若者宜增其三隅咸易土以陶一如城北計定分屬有司偹物致用惟良趨事赴功惟勤工務完固毋縻帑金丁壯更役迭興以二旬為率毋後毋或不

宸翰賜公堂額清慎勤三字公可謂克副斯言矣況鹵北嚴
疆公撫綏安攘三載於茲若而商旅若而兵農若而多
士若而萬民即頌聲之載路而謀永於萬年徵文於余
勒之石焉余素知公頗詳爰珥筆摭實而為之記

城蘭碑記　　元展成

金湯設險以固疆域而蘭為省會要區鎖鑰尤重自
國朝移駐中丞於此諸承草創城之舊制北枕黃河急湍奔
流虞有噬齧尚甃以磚其東西南隅女墻縈繚皆累土
增高已非所以肅觀瞻嚴備禦也我

廡商賈來往之所集表裏山河苞維井絡素稱雄鎮顧
其城修於康熙二十四年日久傾圮乾隆元年四月余
自肅來涖巡視之下未暇舉行二年春奉
命入覲嗣後來涖者少司馬宗室濟齋德公不數月陞任湖
督而去亦未暇舉行今御史臺靜海元公特奉
簡命來撫茲土未到任之先旱災傷麥蘭民應賑者十五萬
餘口公即分別疏奏除老弱不任工作者俱行賑給外
其餘強壯每日用二三千名每名給銀六分每二十日
輪番更換則板築易就農作無妨而室家有贍由是百

均是役也興於三年之二月竣於六月丹樓霞舉粉堞霧列城畢之後歲則有秋阡陌繡錯掩映如畫凡茲役夫胥歸於亞旅疆理以奄觀鏗艾已夫護重門康兆民以揚

天子休余所有事也爰勒石以為之記

會城記　劉於義

春秋舉事雖時必書重民力也惟以興築之役寓賑恤之慈斯善之善者焉甘肅地處極邊形勝甲於西北而蘭州居兩河之中實為會城蓋都府駐節之區文武士

石條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八丈零山石一千六十四萬零石灰四百九十五萬七千七百九十三斤大小木植一千三百一十根漿米五十七石九斗零木石泥各匠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工民夫十二萬一千二百三十二工零并詳志之以備後人之觀覽焉

慶祝宮記乾隆三年　劉於義

臣子敬君凡可以將其悃忱者未有不致其嚴肅者也在內之臣身依輦轂就日瞻雲稽首拜颺山呼嵩祝其觀光也易若乃秉節備藩分符剖竹以及奉使行役諸

姓踴躍赴工子來趨事而蘭州舊城東西南三面俱係
土垣惟北面下臨黃河雖用磚包而石岸被水衝齧年
深傾圮故城垣殘剝尤甚茲則北面堅築石基再加石
堤為護既已永固無虞而凡四面城垣女墻悉起窰工
燒磚包裹聿為壯觀是役興工於乾隆三年二月逮五
月中余適以事至蘭譙樓雉堞煥然一新興築之役寓
賑恤之慈於固圉保邦之中得仁民愛物之道宜乎功
甚鉅而效甚速也共用城磚三百八十萬八千八十八
塊土坯三百六十二萬五千九十六塊瓦八萬二千葉

城西北涓吉興工天清地泰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倚黃
流以聳
鑾殿望金城而峙
鳳闕祥烟馥郁黃瓦鱗比瑞彩紛披朱軒烏跂抱二儀之
懸象輸百爾之丹衷未央庭燎恍若可見至於羣工趨
事踴躍爭先庶士赴工歡呼恐後又徵媚茲爰戴無間
於邊隅而草木山川悉形其環衛者也謹計
慶祝宮正殿五間東西朝房十八間頭二門六間拜庭牌
坊照墻等共需材料工價銀五千一百四十六兩零皆

臣近者数百里遠者或數千里雖翹首
天威而覲光無自必藉行禮之地以伸誠敬之忱此
慶祝宮所由建也各省會俱有建置惟甘肅以軍務未遑每
恭逢
萬壽聖誕以及歲時令節咸齊集普照寺列班行禮無以肅
觀瞻而抒嚴恪伏遇
皇上嗣膺大寶文教誕敷西域獻琛玉關清宴茲值御史臺
靜海元公巡撫來蘭役車已休民大和會藩省守臣咸
請從事於是命工庀材審曲面勢擇地於五柳莊在本

皋蘭城西二里許由華林山少折而南名曰袖川舊有八蜡廟三楹水繞山環清幽頗有別致惜規模卑小竟湮沒於茂草寒烟間也大中丞鄂公方伯楊公廉鎮蔣公於己巳庚午兩歲內先後治茲土凡有益於

國計民生者知無不為所以感召天和比年大有今年辛未夏公謂廟基址隘狹難修祀事於是捐俸修理革舊圖新且於廟旁兩掖相地勢之逶迤或建小亭或補廻廊或築平堤或圍曲檻寧拙勿巧寧樸勿華若曰非欲美觀聊以為勞民勸相之所云爾而一經點綴山谷效

取資於歷年貯庫公捐動用不擾民不累官興工於乾隆三年三月落成於是年八月余適以事在蘭深幸前此軍需未罷之闕畧而今得躬逢其盛也爰拜手稽首而恭記之

八蜡廟記　陳經文

記有之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一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而報嗇也故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凡以先成民而後可以致力於神耳

捷邊陲底定

皇上尤念甘肅一省附邇西域往來輸輓民亦勞止以故議

蠲議復矜恤特深

聖天子以一人之心周給遐邇顧茲氓庶時切如傷為股肱

心膂之寄者茍不能承流宣化保惠元元其何以報

主知慰

宸慮於萬一哉辛巳春余奉

命撫綏茲土念甘省風氣苦寒土地磽瘠每當嚴陰凝沍時

其煢煢失業之人顛連蕩析而棲泊無所者往往不免

靈覺爽氣西來滌我塵氛豈非天造地設以俟一代偉人為此邦壯百世之觀哉我公盤桓亭上憑檻遠矚見耕夫沾塗之苦婦子饁餉之勞惓惓愛民無不於此焉寓之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以是也若謂黃河如帶高岫為屏雲樹蒼茫松風嚧拂花蓋[illegible]紛村墟錯落為一時登眺遊觀計是非知我公修[illegible][illegible]亭之本心者也

普濟堂記　　明　德

國家深仁厚澤淪浹布濩薄海內外咸沐[illegible]成自大兵告

時其衣藥又不獨獲免於顛連蕩析者矣於戲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古之人所為以重自任也我不敢知曰畋
爾田宅爾邑凡隸籍於河之東西者無一夫或失其業
惟是隨所值而安集之余之心則未敢一日怠且使兩
河九郡咸體此意慕義捐貲以康濟羣黎將見全甘無
流離失所之民余之所以報
主知而慰
宸慮者寧獨屬望於蘭州一郡而已哉事既成爰勒諸貞珉
以示後之觀者

蘭州舊有棲流所地既湫隘又以支費不及久遂廢圮余前任方伯時始爲區畫而修葺之雖規模粗就未遑經久之謀其後蘭州歐陽守率所屬官吏並谷商捐銀得千金爲置田百二十畝招佃取租以供厥用然歲不過百金未足給也茲蘭屬六州縣因比舉自余始欲由余收其成復相勸出資合前得金二千六百有奇發營運安西兵丁生息之例畀茶當商經理歲輸羨一分以補租入之不繼自今入茲所者庶饘粥之需不虞其匱而一二疲癃殘疾不能自力之人亦可以終年收養以

庭營爽塏之新基以廣寢宮之舍因焚餘之舊址而壯殿宇之規故所無也其南曰獻殿神所佑饗也其中曰正殿東西有室左右有廊神所憑依也其北曰寢殿制如正殿神所遊息也其帷帳華麗衾簟具備儼然與事生等蓋愚民以人道事神所以祈福佑也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今乃有之厚棟大梁夷庭高門黝堊丹漆礱以法故服冕巍峩翕張神鬼其為基也以丈計之縱横七十有五其為屋也以楹計之小大一百有三其公私之助也凡一萬二千餘金其積日也終始二載有

重修城隍廟記　　姚棻

郡縣之祀城隍也莫詳其始史載梁武陵王祀城隍意有所昉歟我
朝因往制仍舊爵
命祀以後百屬余涖皐蘭之二載乙酉二月邑人不戒於火火及城隍廟大憲親詣率僚命吏巡羣屏攝器備事儆已乃撲滅廟之廊廡寢室皆災未踰月諮於民勸更新之歛資諏衆飭材鳩工槁灰瓦礫既除既滌晨夕展力役以時叙又以餘財恢宏舊制式羣臣之序列獻牲之

革弊碑　　　　劉璟

臨洮府蘭州為驛弊猶未盡除急飭釐革以省民力事
康熙六年奉總督山陝盧憲牌照得驛馬官養草料官
買馬夫官募奉
旨定例日久原不與民相涉也本部院受事以來訪察秦晉
州縣率多違例累民隨行欵禁又復撤飭盖期各州縣
立改前轍與民休息耳今本部院前赴會審欽案所過
地方聞尚有陽奉陰違喂馬看差馬夫等項仍派取於
里下每里有二三名不等每名給銀三二十兩不等而

奇噫民亦勤於役矣凡民之情敬神而易人今長吏執三尺法被冠服坐政事堂役隸盈前吏胥侍側而詔訟者於庭厲色以折之嚴刑以怵之矯情飾貌者比比也一旦質之於神雖視弗見聽弗聞即至黠者不敢欺記所謂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其信然與是役也不煩詔令勸功趨事惟恐後時民之敬神之靈也廟成邑之士民走請紀役之顛末於石余嘉其勤且以示欽崇

命祀之意是為記

家嘴甘草店水淋溝馬蓮灘新營內官營貢馬井保定
堡連搭溝大寨子源川子康谷寨水家坡杷石堡賈子
堡什子川水阜河老鸛窩蔡家河安寧堡鹽場堡等處
地方並草戶王立安廷虎張仲良毛只楊禎等名下派
取並不發價以致苦累民生嗣後永行禁草凡此需用
芨草官發價銀照地里遠近公平買備
一每年需麻一千觔係發銀十二兩與渭源縣買運不
但虧短價值勞民運送且滋藉派累民之弊嗣後永行
禁草凡需麻觔俱各發價銀在蘭市照時估公平買備

額設工食全為官扣爲此飭所屬各州縣驛除驛馬已
經官養不許包折里下令其永遠遵行至屬民養者急
令將馬收號官買草料喂養至額設喂馬看差馬夫止
許照額覔𣶏帮該道仍不時稽查如有違犯即指名揭
報以憑叅拿倘該道漫不留意本部院察出或經告發
將該州縣立登白簡而該道亦無辭失覺之咎慎之慎
之毋貽自悔等因擬合立石刋刻永遠遵行

飭禁河橋諸弊碑 康熙四十一年　何錫爵

一每年春夏打繩芨草俱在積積堡一條城西古城結

地方派取運交珠滋擾累嗣後永行禁止無論需用多
寡俱許管橋稅官發價買備
一週年橋工輒將纜船大小草繩縮短丈尺改粗爲細
以舊抵新並將鉄索不加工鍛鍊堅靭易於脆烈以致
往往被其水冲斷嗣後永行嚴禁如再故違官役從重
叅究
一每年挑泥拉船係鹽場堡東灘人夫接運船隻係五
關在城人夫南北兩岸築修馬頭需用黃土一千二百
車係五泉鹽場堡車頭摠運需用石頭三百車係龔家

一看船水夫三十名額設工食銀五十一兩每年止給銀一兩七錢不敷食用致累里下私幫嗣後挑選勤幹水夫二十名於額設工食一兩七錢之外每名增給銀一兩三錢足其食用俾自三月內安橋日起至十月內河凍日止晝夜在橋經管此項增給銀兩應管橋稅官捐給至於此外十名水夫仍照額設工食給發惟遇懸水驟長及安橋之日令其在橋効力餘日聽其自便所有里下私幫之弊永行禁革

一安橋需用編籠梢係每年俱在蘭衛官灘栁溝一帶

窮可知也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軫念邉圉慎擇牧守凡吏此土者皆以撫字為先其不急之征非時之供率無有也然自常額外如表箋奏銷雜項所派亦無幾且歷年既久民安之如正供馬王公自下車以來釐剔奸弊分毫不便於民者悉去之康熙四十九年表箋奏銷陋弊一槩蠲除以彈丸之地當四會之衝糧無火耗丁無科漁並此區區一二額外而去之居積行送之澤公何以支而公之言曰寧病於官無病於民噫公之仁愛我蘭民至矣其何以報

灣老人車頭搬運需用裝籠石頭係五闗老人搬運需
用樺木銷子係柴溝銷子户供脩俱係累民之事嗣後
永行禁革凡需夫車土石等物俱係管橋稅官發銀僱
買不得故違以上奉禁各條刊石曉諭官民永為遵守
勿忽

知州王國華永革表箋奏銷雜項銀兩碑記

蘭州當五郡之衝號稱繁會然割王衛兩籍之人土而
隸於州者僅六里額糧三千石丁不及四之一焉且其
地多旱大河以北風高土亢十年中常不能一二豐樂

宜天澤之不下逮也使者涖任廉得輿情爰與藩司倡

捐重建傑閣三重欒櫨交攢兀柱掎撐高阜起翼上應

三台逈異舊觀廼率百僚躬祀山巔用告厥成復念省

城民户夾城而居薪餘瓦礫之是集以致池隍弗通并

命吳令修堤植柳建桔槹北面引河水環繞其中夏之

日清波汎綠細柳垂青周流掩映益以補蘭山之風氣

嗣今以往庶幾城闕無譏而人傑與地靈相應矣乎是

舉也成於去歲壬辰季秋今年春夏雨暘時若豐登稔有

徵非惟多士式穀亦農夫之慶也是為記

我公哉是為記

蘭州試資銀頌德記

梁濟瀍

自漢大小馮君而後吾鄉名宦史不絕書衛霍來馬諸

公撫綏捍禦功在生民尚已至於振興文教雅意栽培

公捐掩骼社記乾隆三十七年　吳鼎新

蘭邑掩骼社始自乾隆壬申歲善衆賓文儀等捐貲施棺葢有感於西伯澤及枯骨之意是以烝然興起而救難恤貧諸務遂連類以及之二十年來敦行不怠辛卯歲大饑餓莩塞路社中曲爲之所日則授食夜則給煤多製粘衣粘褲授人施予以禦嚴寒全活甚夥其不幸而死者則各給棺掩埋當事聞而義之亦加佽助功德於是丕顯我大方伯博陵尹公錫以普濟同人匾額隨捐百金用勸善行續發公費銀六百兩發存本社生息

里越隴坂涉涇渭險阻崎嶇異於平砥壤瘠民貧糶糴不繼蓋簡練於三年而甚縮於臨時者多矣今大方伯前知皋蘭縣事山西臨汾王味隣先生察知其情慨然曰吾人遭際昇平邊圉無事為

天子牧民養士當使奇傑有意之材茅茹彙進上以儲楨幹而下以培風尚其事至重且急此試貸經理之銀所由倡也成其事者則有今郡伯山西興縣康公靜溪驛傳觀察使安徽歙縣蔣公昉村秦州刺史滿洲鑲白旂奇公乙照涼州郡伯江蘇如皋吳公拙菴狄道州知州浙

黃蘭州端李臨洮續楊忠愍公數人落落布於簡策豈非時勢所遭各有緩急歟吾邑山川雄厚先哲挺生彭幸菴鄒蘭谷諸公而後勲業顯於時者不可勝數有明科名鼎盛及

本朝累洽重熙涵濡養育一百四十餘年矣士之摩厲於功名者勢有必至且商謀利而士謀名其自為則然耳至於間關阻隔躡屩趦趄嗟逆旅之誰親居長安其不易自非卓然以世道人材為己任者其孰從而憫之蘭之鄉試於西安者一千四百餘里至京會試者四千餘

譔且使後之覽者知世際
雍熙一時循卓之風軼漢唐而上之也邑舉人邵榮清復
作頌曰人文之盛興起有由邊陲毓秀寧異中州春闈
秋試廣攬旁搜豈無遠志擔簦是憂天生諸公爲邦之
休惠我蘭士清俸是留俾玆髦譽髦樂業優游欲報之德
益勵厥修蘭山矗矗河水悠悠頌我名宦俎豆千秋

修學社碑記　梁濟瀍

蘭州府學宮之北有市廛二十間名曰修學鋪自康熙
癸巳程生鴻翔聯社創始流傳至今六十餘年矣學宮

江臨安鄭公南宮皆皐蘭前令曁李明府浙江仁和陸公閬軒各捐氷俸共銀一千五百两分貯當商月息二分三年得千餘兩每鄉試約計六十人人給十两餘息仍交商免息俟會試者人給銀三十两優拔貢生赴京二十两

恩科鄉會試給半以擧貢生員之品行端方者經理之呈其事於大憲立案嗚呼即此一事以推諸公教民養士之恩可以得其槩矣繼自今我蘭士之劘切於文行以無負大賢之栽植者更當何如是宜紀諸貞石以誌勿

品端行潔者二人使掌其事一切出納修補之數統於
年底報銷查核以防弊竇從此章程一定覬覦胥化越
十有數年有縣學生黃緣學師於縣儒學前蓋鋪十間
私行漁利經道臺法公查明歸公而出納之司尚由學
師與府學章程殊未畫一丙申秋郡守歙縣蔣公有入
覲之役興縣康公來涖兹土振興學校查明縣學屋租與府
學事同一體一歸董事人經理又裒多益寡額設貧士
十名將每年所獲租錢一百四十千留六十千修理學
宫以八十千分給貧士以為膏火之資正在酌議間而

墻垣堦茨偶有損壞其功不足以需旬日其用不足以
動帑項藉其廛租隨時脩葺工作立竣其法不爲不善
第行之既久弊竇漸開非有當道諸公爲之斟酌洗剔
因時變通必不能行遠而垂久今之府學舊州學也未
改作府學以前廛租之出納學宮之脩葺皆州學生司
之歲底同學綜覈而無造報官府之案乾隆戊午改作
府學之後府學生遂起而爭之學師亦欲越俎而代之
禮義相尚之地竟成蠻觸相爭之所經貢生陸允恭劉
廼皋白其事於郡守臨汾王公公命於府縣紳士中與

亦無自而生議覆之日陸任觀察會同方伯前郡守王
公一一可其議是役也自王公定其規模於前蔣公暨
康公陸公為之變通盡利於後皆以脩學歸之紳士不
肯輕勞學師誠以學蘭學也脩學蘭士也宮墻在望桑
梓情殷以入廟思敬之心而動未雨綢繆之感此固發
於情之不容已出於責之不容辭猶夫高曾堂構子孫
樂得式廓之而司鐸何暇及焉此諸公見理之明而立
法之所以允當也繼自今董事諸賢顧名思義各敬其
事毋苟且毋懈怠宜脩者隨時脩之宜助者按季助之

蔣公適至公涖蘭日久洞悉原委然猶集思廣益付其事於有司令其妥議詳報邑宰仁和陸公按董事梁濟瀾王言善之言原原本本查明前人聯社創始原為學宮自當以脩學為重額設錢一百千以贏餘之四十千有奇給與貧士資其膏火所獲租錢董事人按季交縣貯庫動用隨時請領不得宿之於家以滋物議又僉學宮之修固紳士所樂從學署之修不無繁瑣以致師生芥蔕不若總考成於有司如有損壞學宮牒行邑宰邑宰親身查勘估計令其自為請領自為補葺師生嫌疑

藝文詩賦

黃河賦

明　黃諫

噫嘻浩浩乎廓矣哉黃河之水邈兮吾不知所從來塡兮若萬騎之赴敵倏兮若起蟄之雷無荒子嘗登高而望焉夕晡隱隱望窮遠目日淪於此是謂蒙谷殆非是水之所出乎而咏者謂自天而來其必有所得乎無荒子方仰而觀俯而思盖不得其所由適增吾心之煩熯傍有一老傴僂而前呀然而嘆曰子非博望而所望何

上以壯

宗廟之觀瞻下以培人文之蔚起詩曰上愼旃哉又曰勿替

引之其斯之謂乎是爲記

平維誕當時豈知貽誚後代孰若神禹之功萬世永賴奚不此是思而徒用心於遠大斯非君子之當戒也夫子其勿以為喋喋而聽予陳其概焉夫水地之脈絡也而水莫過於江河之洪江則極乎中國自天地之西而極乎天地之東者莫黃河之與同憶在宣德中予嘗奉使節抵番戎出萬里越窮荒乘四驪以如迅曾崑邱之是登盖知河源之有三一出天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二派乃合流而東趨入崑崙所發之正源越蒲昌而益宏去玉關之非遐其流潛行乎地中南出積石始經鄯

與方其使月氏留匈奴節不失而志以舒此非丈夫得志之時乎夫何走大宛歷康居縣大夏抵西都盛言汗血之駒邛竹之杖與身毒之蜀布接踵乎唐蒙之枸醬啓天子拓遠之心貪得之病務廣地於萬里重九譯[illegible]歸向期德威遍於四海殊俗圜於化域乃用皇皇使臣分道並出出駹出筰出邛出僰甘心事西南之夷所繇者不過通大夏之國博望於是而得封侯志滿意適豈知蜀夫罷困死於暑濕者哉而乃詭托靈槎載名汗青嘗窮河源烏曾覩夫崑崙浪傳牛女之石而歸問乎君

山之砐硪使直下以奔流廣可數里狹容一舟惟順流以東趨則害由此除耕者可施其功漁者得其所資沮河伯之自喜補造化之或虧茲功之大非禹而誰雖通大宛大夏安息而績有愈於斯乎故吾與子同全乎渺質以濡涵乎光天化日況子以文學得幸禁密茲以事歸獲接乎辭色奚加予之陋識而斯河之所從來以釋哉特以發子之志舒子之才無荒子乃謝曰異哉吾生於茲長於茲多學博文為衆所推胡屢中之賜見忸於抱甕灌畦既而幡然改曰義理不窮所知罔廓乃知邇

善之邦邑逾赤落而益遠水遂濁而不澄過枹罕而趨金城適洮漓湟水之所從雖有九曲百折之異而其勢咸若諸侯之朝宗此予之所身歷而目經營究夫神禹穿山鑿池之功也當夫浩浩蕩蕩九州一壑天地不得其平成而民焉事乎耕鑿微禹之功生民奚免乎魚鼈惟積石在中國故疏導之首及凡值壅遏則為之濬滌上流用功尚易至若下流用功尤審由乎手胼足胝於九載故能成萬世之利於陷溺之極是以水得以順其性人得以安其居盖吾鄉之一區亦禹功之所脩鑿亂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願執金吾麒麟殿前拜天子
走馬西擊長城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
遥聞鉦鼓動地来傳道單于猶夜戰此時顧恩寧顧身
為君一行催萬人壯士揮戈迴白日單于戰血染朱輪
回来飲馬長城窟長城道旁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
云是秦王築城卒黄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聲沸天
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按劒起
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強兵三十年築怨興徭九千里
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墻内

言可察芻蕘可擇況子之言誠務所當急苟徒遠大是望而不思拯天下之溺雖學聖賢矣又何益老翁大笑予亦躍躍乃與長揖而别吾將與此一清獻頌於九重之闕

詩

出塞　　唐　沈佺期

十年通大漠萬里出長平寒日生戈劍陰雲拂旆旌烏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皐蘭北胡塵損漢兵

長城吟　　王[illegible]

無人解道取凉州

摩雲嶺　　宋　劉憲

九月秋初到千山雪已深石危妨去馬林晚怯棲禽草
没平沙暗雲涵邃谷陰誰言邊塞苦今日屬登臨

夜雨岩　　明　肅靖王

淡淡籠輕靄沉沉映落霞雨餘聲愈急風勁滴還斜秋
樹浮殘葉春山泛落花翻疑寂深處猶似隱仙家

華林寺

閒登傑閣倚危欄多少輪蹄去復還籬落連綿秋色裏

渭水咸陽亦復都

金城關　岑參

古戍依重險高樓接五涼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墻庭
樹巢鸚鵡園花隱麝香忽如江浦上憶作捕魚郎

九曲詞　高適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
黄河不用更防秋

鳳林關　張籍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黄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

羽客棲眞處陰陰古殿幽山樓依疊巘道院傍清流庭
唳巢松鶴林啼喚雨鳩嗟予羅世網徒慕赤松遊

前題　光霽道人

松竹仙壇靜烟霞洞府遥飇輪飛弱水鶴御屬雲孚
晉吹邊管秦姬品玉簫風前飛舄處猶似遇王喬

前題

道院人來少烟霞紫翠重露鳴莎徑鶴月照石壇松一
曲幽蘭操數聲清夜鐘碧空朝禮罷獨坐對危峰

候馬亭　肅昭王

園林高下夕陽間雨餘船繫臨沙柳風順鐘聞隔岸山
無限壯懷吟不盡盛遊到此暫開顏
邊關迢遞對危欄沙鳥棲禽任往還古渡驛樓迎送裏
淡烟茅店畫圖間寺當孤嶼盤幽徑河折洪流出衆山
安得忘懷遂棲隱不辭終日醉孱顏
秋容萬里入憑欄樵擔漁舟任往還遠樹依稀烟草外
清笳鳴咽戍樓間霜驚雁陣横邊塞風徙雲陰轉北山
四序遞催人易老朱顏不覺換蒼顏

金天觀

岸侵平野深嵐失遠山津樓憑檻立佇看遠人還

初夏蓮池

河堤雨過擁新沙夏序清和景物賒野岸垂楊猶落絮池塘蝌蚪半成蛙滄浪白石宜漁父綠樹青旗有酒家斷續水風吹玳席棹歌聲裡日初斜

白塔山寺　　李文

金城闕外寺殿宇枕巖阿地僻飛塵少山高怪石多鐘聲聞紫塞塔影浸黃河最愛談禪處何妨載酒過

隔水紅塵斷凌空寶刹幽龍歸山月曉鶴唳海天秋白

步屧出城西遥望孤亭下借問他爲誰遺名曰候馬承寵二師行恣欲三軍捨輜畜以贐人去衆而回寡問道紫驑今在否徒使亭名萬古有

觀船磨　　蕭昭王

一板隔深淵雙輪夾小船勢長衝急碓水正繫孤舲波浪隨消長機關自轉旋薰風堪遣興夜雨却驚眠用盡人間巧中心未晏然

登河樓　　蕭世子

寥落寒天迥人家落木間河流斜抱郭驛道遠臨關幽

梵宮高聳與雲連晝靜僧焚寶鼎烟入鉢龍收簷外雨
聽經鶴隱洞中天巖廊幽閬那知暑金碧交輝不計年
絲轡錦囊遊樂處吟成珠玉思如泉

滕佐

華林寺有序不錄

華林勝概望中開冠盖追遊次第来叠巘𢳊搖春雨外
層樓鐘响白雲隈香風偏上題詩壁花墅還臨說法臺
若使祖龍知此處豈應海上訪蓬萊

曹珍

麗日遲遲景色濃聯鑣來訪梵王宮法堂香散蓮花雨

塔連雲起黃河帶雨流倚欄凝望久烟樹晚悠悠

金天觀

琳宮尋羽客野服訪仙家溪合雙流水桃開一片霞午香燒柏子春釀貯松花歸路重回首雲横石徑斜

遊五泉

四面峯巒紫翠連白雲深處有人烟落花泛泛流雙澗古塔巍巍出半天福地近城三四里名師卓錫幾千年上人邀我烹新茗水汲山中第五泉

步前韻　　陳質

何須西竺尋幽境此地追遊趣更嘉

張諒

華林景物最清幽金碧玲瓏樹木稠鉢底潛龍僧入定
柳陰繫馬客來遊雨餘對榻青山好風靜迎門綠水流
更喜晚來堪賞處殘霞一片古峯頭

五泉

黃諫

水繞禪林左右連蕭蕭古木帶寒烟共誇城外新蘭若
自是人間小洞天僧住上方如罨畫雨餘下土應豐年
明朝再擬同遊賞竹裏行厨引澗泉

禪室涼生貝葉風綠水如絲来遠澗青山比晝映晴空
老僧莫訝流連久為愛春光興未窮

王執禮

華林古刹壯蘭州遠隔塵囂景物幽花發山頭春最早
雲閑天際雨初收泉聲亂雜松聲响日色遥連樹色稠
且喜太平陪勝賞漫吟詩句壁間留

周海

曲折羊腸小徑斜攀緣高處梵王家青山列戟含春雨
寶殿凌空護曉霞十笏庵中僧掛錫三乘座下鹿啣花

清風千載謁茅廬綠樹深深聽野烏渭水有田當易魏

瞿塘列陣欲吞吳英雄兩漢誰高下籌策三分定有無

天意不然人可奈至今遺恨咽眞儒

國朝

賦

河橋樓賦康熙九年　　劉斗

蘭為古金城五路物色之湊一大都會也然設險則

雄百二以西而有之余自丙午移節於茲登河橋樓

見其規模狹隘以不足壯雄州為應會時饑饉百廢

河源　楊一清

宿海真源杳未知洪濤今古竟如斯鑿開積石連天遠
吞盡羣流到海遲九里潤多滋下土千年清合應昌期
不緣砥柱龍門在浩浩三川恐不支

重遊五泉山寺　段堅

又向城南覔故蹤嵯峨宮殿聳晴空水流東澗來西澗
坐倚南峯對北峰千尺松杉欺晚雪一番桃李媚春風
逢僧借問登高處笑指雲山有路通

題諸葛武侯祠　劉漳

是權發思古之幽情每隃望而極觀披庖犧之圖象奇黃帝之夢龍慨神禹之明德鑒穆滿之荒功侈祖龍之愁築薄赤鳳之連烽佩營平之老算想驃騎之雄風嗟玉關兮誰嗣嗅葱嶺兮迷踪嘉子卿之持節羡寧河之窮鋒斯皆聖王列辟賢臣策士之所經營而㧾揹騷人墨客名童麗句之所攄思而捫胃遐哉既臨乎高乃瞰其下虹橋懸渡驚濤拍岸行人如鶩檜檝不施蘭橈虛駐渺若空遊似神匪怒絶長鯢之噴浪翻彩鷁其挾霧等八期與七駼奚鼉承而蟜佳宛俯視夫天槩下仙舟

未興不暇為此越二載戊申賦減民安諸務漸舉爰庀厥材而新之為美哉河山之助遂造斯賦約字千餘以咏厥成敢曰登高有作以詞哆耶其詞曰

斷鼇足以奠西川兮矗哉其蔡兹縹緲之飛樓洞青溕以遐眺兮厰八面其夷猶鏁巖闗之戍削兮森佹几而陜修既環之以諸峰羅列之皐蘭復帶之以惠波饒溜之黃流長城迤邐以東峙千雉圍徑而四周洵防禦之隩區為函夏之洪遊爾乃昂天首聳地肩壓月窟控雪山跨峽足上雲間五涼要害四塞屏垣歷代興衰於斯

於出途而實多羌難得而枚數繪職方而可歌至若停輶使之車列隊方之舘弭節則冠盖有托揖撝則風雲在棻仰晤營室之精芒俯據圖源於汗漫鳥躡星辰而上飛户即光華以復旦簾捲則翠撲直入影瀉則丹流颭幻挽銀潢兮映日翔鳳翼之飄簷傾竹箭兮生飀閲龍媒之曳練聽施罛兮濊濊丞名材兮煥煥沸行歌兮互荅雞車音而凌亂何逭還以有繹亦鶯花之僅見雖昇平哉嘉遇敢暇日以遊晏於是登雲物紀正祥備訊嗟觀雨暘計綢繆固金湯舞兕離靖艅艎優父老勤耕

之霞路若夫八風應候四運遞更馮夷騁態隨序殊形顓頊開元冥之户則氷鏡磷磷卧玉鯨也勾芒建青陽之旂則綠光煥煥發劍英也祝融攬朱鳥之鑾則濁膠渾渾盪金鳴也蓐收戴白虎之冠則文瀫浩浩織雲經也變化無心與時偕行凡登斯者莫不廓目怡神蕩心滌魄冀立竢於澄清况乎值龍飛之禩膺豹蔚之時憑欄選勝匪夷所思爰有殊方之貢於兹來過彌年曠日窮峰踰波大宛神駒龜兹奇驫哈烈翡翠罽賓橐駝于闐寶帶吐蕃金鵝葉護蒲萄伽國鉢羅悉王化之所致

兮不可越須君爽兮濟川造舟兮洪濤嚼層甍兮疊霄
華不侈兮峻不雕謝物采兮勿慢節民力兮弗甃磬猗與
勿由舊而從新兮知我者謂我心勞晉曰天缺西北兮
八柱疇支地瘠雍涼兮振古如斯鼓之以甲兵則強兮
誰寔為之我来此土兮念彼雄基靡朝靡夕兮日亭察
縻吹嶰竹而無從緬谿壑兮迴姿安得構千室之厦如
斯樓兮以穹嶁夫荒垂磨崑崙而作礎使鄜伯兮樹槐
楣

詠黃河

孫際昌

桑梓、嘉賓、示周行、鎮兩塞之徼、提四郡之綱、期躋厥黎於淳古、翊皇路乎康莊、則斯樓亦閑閣之所梓人之方、寧必黃鶴之擅鸚洲而紫雲之重曲江也與哉、顧揖斯樓、斟九曲一杯水而告之曰余雖侍金門、儕蘭臺、驚人愧句、倚馬難才、即使太白題詩、仲宣作賦、元之為記、子安草序、恐徒聾紅絲、費糜丸而匪我攸裁、但淨矣臣心、比漣漪於天來、紫淵兮效霧其徹、此四千五百里之色身、以應允翁而縈洄、惟斯樓之不朽、峙千祀而悠哉、遂曰、言言金城兮、於河之干、河水盈盈兮深且寒、截地界

鷹鸇逐雀無逡巡前車既覆甘蹈轍國重不惜輕其身

朱衣象笏搢白簡浩然之氣忿批鱗精誠格天遂得靖

剪除羽翼元凶擯臣民憤雪朝野肅廓清功業起埋輪

迄今二百有餘載凜凜氣節常如新儀表自足型百世

屹然華嶽高三秦

遊後五泉　牛運震

巖谷殊堪入清秋興未闌水明天一色峰峭月同寒野

鶴閒相語孤雲定裡看夕陽猶在地倚杖且盤桓

金天觀　沈青崖

欲從禹貢勒洪銘今近龍門考水經星宿何年開混沌
波瀾萬里赴滄溟揷空石壁為長峤絶塞金城走建瓴
如帶功隨天地老茲茲浩氣永無停

題鄒蘭谷畫像　　　　　　徐　杞錢塘人

先生關中之偉人王楊骨鯁堪儕倫碧梧鳳嘯奸胆落
煌煌簡册書名臣共推國寶賴正直豈惟家乗誇奇珍
披圖再拜一憑弔當年懋範如躬親分宜柄國隳綱紀
毒痡海內 御悲辛父子濟惡聲烜赫沈楊蹱戮誰更論
先生嫉邪本素性要將忠悃酬楓宸撼山非易徼夢兆

拂雲高閣勢崔巍聳秀河山面面開萬頃濤光寒几簟
千重樹色蔭樓臺平川芳草王孫度曲岫芙蓉少女栽
八郡蒼生歌飯熟籌邉漫道伏波才

喜雨　顧光旭

昨夜屋瓦飛塵埃縂意失喜聞輕雷久晴不雨雲亦好
雷忽収聲雲欲掃拔劍咒水為步禱雲開未開風一呼
風颷摶擊雲馳驅俄頃風定雲糢糊蕭蕭切切躁復寥
兒童拍手雨颷急下民望澤真寧泣垂雨壓簷欲二更
聽風聽雨燈微明夢騎雨工造天庭天庭冥冥雲四下

左控華林右龍尾仙袖翩翩拂雲起銀潢遠洩星宿源奔流直到滄海止金城西畔少潆洄灘頭争注阿干水貝闕瓊樓緲縹間闕門望之氣常紫招邀劉阮恣探奇凌虚先度仙梁始雲生小洞潤芝苗風過空庭落松子半日煩嚚覺滌除試欵元關揖道士王喬為我述參同危微即是希夷旨養生為主訪蒙莊大道無名宗柱史從来造化鮮停機古往今来一瞬爾君不見九陽山上憑高望黄河白日流行駛

秋次皐蘭登拂雲樓　鄧彌達

和陳絙橋登河樓眺望原韻　　秦雄飛

朝宗萬里競奔流烟景憑高四面收九曲紆迴連紫塞千秋鞏固擁皇州崇巖陰積三春雪勝友吟成百尺樓信宿星軺暫維繫指南今日藉同舟

屏藩西望列雄州新疆添設州郡遥指宏圖一倚樓已是共球

龍公施雨駕龍馬我酌龍公以玉斝酌之三爵祈雨膏
俯身竊聽風騷騷魂悸魄動心煩勞擁衾惟覺簷溜瀉
疑傍龍宮結高舍銀竹森森冷光射衣裳顛倒敵户看
廻風灑面點點寒屋角雲升尚瀰漫

漹堯霜嚴十月寒威動澌凘明瀾如煉汞乍似浮漚萬
點飄泛玉溶銀已無空尋行抵隙劃方舟如劍如戈下
急流震蕩魚龍然夜火守橋人夫然火達旦低迷旌旆駭鳴騶輪
蹄得得無時已鮫人暗泣馮夷起忽訝如山水底橫巘
淩艨艟磨碎矣冰方盛時最畏者名岸冰其大者然一數丈橫著於橋則方舟摧損
聲諸緪斷河東連舫東西散大硤陰森積氣寒凙腹初
堅流轉緩鱗鱗直次水車園萬派無敎息夜喧冰始結於大硤以次西上至水車園冰合則行人可渡不聞河聲但有雪峯填亂壑更無波瀾
與飛翻冰結時如積雪填於大壑絕不復似河形而峯頭燦然峭削可愛老狐未聽行

同率土未須揚榔賦春愁眼前樂事多欣賞雨後芳春恣探搜藉有長才堪共濟賢勞未許暫時休

氷橋行　陳繩祖

嶙峋氷柱崑崙尻神鵰坐嘯仙狼嗥西域人來云彼處有氷山黑白二色山中有氷柱長數十丈圍數丈柱上一石大如數間屋而不墮山神為二老鵰大雪迷路輒有仙狼導引循其跡而行星源瀹渤勢難遏浮淩直下金天高金天高高風凛列竹箭奔騰有時結崦嵫落日炫迴光燭龍夭矯銀潢裂貝闕珠宮徹夜明捲起千堆萬堆雪臯蘭河橋天下無中原珠玉走名都横開鐵鎖聯檣碇直跨金城㪚

臯蘭縣志卷二十

雜錄

臯蘭風化之所關肅藩封祚以來較備於前考時核事未可遺也夫秩叙地產必以類相從而流寓仙釋分據於志無所附麗顧其體亦不可缺者故爲雜錄一編

肅藩表傳

明太祖定鼎以西北遼遠命少子昇藩肅土賜名廿字瞻祿貢直弼縉紳識烈忠曦暉躋當運凱諫處恒隆以示傳世久遠支屬承祧者封郡王庶子孫以次授鎮國撫

人渡蟻穿九曲明珠路佶屈崎嶇蹇步難車馬雲屯愁

去住傳聞漲水復漫漫此水何來漲轉寬盡平溪谷安

如砥世上何曾行路難冰結後復有水漲彌其不平之隙冰橋自昔聞

天造朝來驚喜家童告應候年年不易方每年冬至後冰結之處不甚相遠循名核實非虛冒蒼茫此意想神靈報德無辭白

馬刑竚看三月桃花水氷泮河橋栁色青

皐蘭縣志卷之十九詩賦終

封追封父彌㭿安王㭿靖庶子
十九年封
四十二年封世子天啟元年襲封後死流賊李自成之難

淳化
端懿王真淤
康穆王彌果
縉勳
紳在

恭庶二子宏治十三年封
端惠庶一子嘉靖三十五年封
康穆嫡一子隆慶元年封長子
縉勳庶二子萬曆二十三年封

鉛山

國奉國將軍中尉等爵以寄維城其世系可得而考也

據明史及舊志作表傳

莊王楧	太祖庶十四子初封漢王二十五年改封就藩甘州後移蘭州
康王瞻焰	莊庶一子永樂二十二年襲封
簡王祿埤	康庶一子初封洵陽王成化四年襲封
恭王貢鍷	簡庶一子初封汾川王成化十三年襲封
靖王真淤	恭嫡一子成化年封世子早薨追封王謚靖
定王弼桄	靖嫡二子嘉靖十八年襲封
昭王縉炯	定嫡一子封世子嘉靖三十六年薨子紳堵襲封
懷王紳堵	昭庶一子嘉靖四十二年封無子叔縉熿立
懿王縉熿	以輔國將軍嗣
憲王紳堯	懿庶一子萬曆
肅王識鋐	憲嫡一子萬曆

	會寧		延長
四年封	莊憲王直潤	恭庶五子嘉靖十年封	莊懿王直滾
靖三十二年封有罪廢	端憲王彌櫟	莊惠嫡一子嘉靖三十三年封卒子縉劉襲封	彌棟
	恭懿王縉劉	端憲庶一子萬歷四年襲封	縉燰
	紳域	恭懿嫡一子萬歷二十七年封	紳封

滎和王真瀞　康裕王彌餘　恭莊王縉嵺紳鄢

恭庶三子正德十三年封

滎和嫡一子嘉靖四十年封

康裕庶一子萬曆十一年襲封

恭莊庶一子萬曆三十七年以繼母楊妃守節循孫雖瀅妾所生特准襲封

金壇

恭裕王真渹彌𡍼

恭庶四子嘉靖

恭裕嫡一子嘉

莊王楧明太祖第十四子母郜無名號洪武二十五年封

弼棟　靖庶七子嘉靖四十二年以鎮國將軍追封

縉掞　弼棟庶一子萬歷十九年以輔國將軍襲封

延安恭靖王縉焱　定嫡二子嘉靖二十九年襲封

紳增　縉掞庶一子萬歷二十年封

恭庶六子嘉靖十年封

莊懿嫡一子嘉靖四十三年封卒以子縉熿襲封

開化

弼枳

靖庶六子嘉靖中封

會昌

弼枳庶一子萬曆二十一年襲封

縉燧

弼枳庶一子萬曆九年封長子

縉熿庶一子萬曆二十三年封

紳

縉燧嫡一子萬曆四十二年封

識鋻

紳庶一子萬曆二十年襲封

定王弼桄嘉靖四十一年薨子縉烱先卒孫紳堵嗣追謚
縉烱昭王
懷王紳堵嘉靖四十三年薨無子靖王第四子弼柹先卒
子輔國将軍縉熿以次及禮官言縉熿懷王從父不宜
襲詔以本職理府事奉莊王祀上册寳定王妃吳氏延
長王真濆等上言臣祖莊王受封邉境操練征戍屛衛
天家不幸大宗中絶反拘於昭穆之次不及勲武繼絶
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衛也後命嗣封追謚父弼柹
為安王

肅置衛充以陝西各衛兵未集駐平涼次年就藩甘州
令督軍屯糧遇征伐以長興侯耿炳文從建文初請內
徙建邸蘭州十七年薨子瞻焰嗣
康王瞻焰正統初上言甘州舊邸改都司而先王墳園尚
在乞禁伐近邸林木從之四年求復小河灘地天順三
年上馬五百匹備邊予直不受八年薨子祿埤嗣
簡王祿埤成化十五年薨子貢錝嗣
恭王貢錝嘉靖十五年薨恭王在位久世子真淤長孫弼
桓早卒次孫弼桄嗣追謚真淤靖王

審理正副各一人推按刑獄禁詰橫𣝔

典膳正副各一人掌祭祀賓客王妃膳羞

奉祠正副各一人掌祭祀樂舞

典寶正副各一人掌王寶符牌

紀善二人諷導禮法以詔王善

良醫正副各一人掌醫

典儀正副各一人陳儀式

工正正副各一人掌繕造修葺

伴讀四人侍從陳設經史

懿王縉熿萬歷十六年薨子紳堯嗣

憲王紳堯孝毋尊師禮士愛民萬歷四十六年薨詔建坊曰忠孝仁賢子識鋐嗣

肅王識鋐好詩文精書畫鐫淳化閣帖天啟元年襲封崇正十六年冬李自成破蘭州王及宗人皆遇害是時貴嬪楊氏田氏投繯死宮人從者二百餘詳列女傳

王府官制

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人掌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總其庶務焉

各跋語不具論
其始末如此云
即墨周如錦跋此淳化真帖也蓋宋為完顏貯完顏為
蒙古貯皆不能有之高皇帝驅逐夷申此物不知得之
上都大都遂復為中華所有是蒙古實為我皇明貯也
元人手跋墨蹟如新其為宋本無疑則辨才之蘭亭已
高皇帝不效唐宗挾殉昭陵而以分賜肅藩肅王今又
不以鴻寶自秘而出千金重摹搨石用廣其傳是以與
天下共貯也貯在天下家珍人璧孰得而竊諸孰得而
焚諸殆與天壤可共敝真善貯哉至臨摹剞劂傳神逼
真温伯堅張用之二子附名不朽功賢於蕭翼御
史遠矣伯堅吳名家子工書其徒張用之工鐫鏤

按肅藩臨淳化帖石共一百四十一塊趙子昂千字
文帖石六塊摹刻精妙宇內珍馬康熈已酉臨鞏副
使孫際昌得之憲署因出其舊藏淳化帖釋文鋟板
今石帖存府儒學破裂十八塊搨工以草束之尚可
觀釋文板六十四塊本縣禮吏收貯又有後跋木刻
二十七塊散在民間順治時廣陵陳曼僊薆澤毛香

教授無定員校勘經籍以德義廸王
引禮舍人三人接賓客贊威儀又有倉庫大使儀衛典
仗及護衛指揮等官詳明史
憲王淳化帖後跋雨粟洩機代傳厥神鑴惟宋擅允
為世珍建國頀授永保慮湮殫精重勒大明萬春
肅世子識鋐淳化帖跋我太祖高皇帝分封我莊祖於
甘蘭以禦戎羌而錫之以宋人淳化閣帖無亦以文德
足以柔遠干羽可以格苗之意與珍藏內庫宏治間我
恭王出而臨之仍留內庫至我憲王出而臨之懇我子
孫與各王府不遍及且無以公海內乃延溫張二韻士
摹勒下石未竟而棄予且囑予以無替於辛酉六月始
竣事割牲告成泫然流涕臨閱之際至桓桓尚文一帖
於我聖祖之遺意有遐思焉夫析薪弗荷謂之不肖予
沖年無能恢宏我憲王之盛德大業此一役也不負之
罪庶幾免矣摹勒之功先後七年新舊不爽毫髮具在

幸以微節徼天貺得號繼妃兒封兒婚畢吾夙志諭年逮歲三十可以報先王於地下矣左右訝其言勸止之明年甲寅九月二十六日果卒妃若預知云訃聞上命照例給祭塟仍加祭一壇以旌其節蓋至是而妃之貞操昭然播於天潢中而聖明惇尚風化至意亦曉然傳播於天下奇節懿典交相煇燿為熈時一厤踪曷可以無紀勤哉妃父名桐母羅氏蘭州人也初生時有光如月照四壁母病泣涕禱神願身代之在府中日製女工貸於市以供費嗣王婚罄簪珥資之嗣王間進華美服飾堅却不受曰兒貰貸難此余何心能著諸躬嗣王名紳鄜卜於某年月日祔葬妃於恭莊王之墓銘曰未耦也惇節倍耦未子也惇節是子皭然堅貞孚藩府而上動乎宸扆命號恩都以暨王封之續用溢常渼天下嘆完操特旌而因灼然知聖皇重綱常之旨吁嗟乎其節震耀夫終始

流寓

林所補

摹也

明盛以宏鉛山王繼妃楊氏墓誌銘妃姓楊氏鉛山恭
莊王聘為繼妃未婚而王薨妃甫十六歲泣請於父母
欲入府守不許則自縊屢解不得縊則潛入黃河濱追
持不得溺則數日絕粒父母乃勉強從之入府妃扶王
柩痛哭乞留曰父母業以兒許王不能殉王地下則願
稱未亡人以撫成其孤父母泣諭以未婚與鉛山之貧
窘令姑姊族姻百方譬阻之其志益堅不得已聽留苦
次妃謝鉛華衣布茹蔬躬司啓閉辦烝嘗闈以內謐如
肅如閻剖決府內事未嘗不中竅於是闔較皆受約束
而妃日以撫孤為已任靨心於飲食衣被省護無跬步
少置既長令就外傅親考課業當恭莊王薨時嗣子方
五歲賴妃以成立上聞其苦節特破例命封為鉛山王
繼妃鉛山府貧嗣子少報生請名之典既缺令早不得
嗣封妃立請於肅王王憫之為轉奏請上亦以其節故
特准嗣子紹封嗣踰年婚禮成嗣王妃亦得冊命且喜
且悲曰我幽憂甘荼者十六年往矣凡為王嗣計耳今

長鎗將軍歸附岐陽李文忠王廉其賢授中書省尋以事謫戍蘭州衛二年母尚留杭思慕不置迎母就養晚年讀書玩易至節之六四嘆曰宜退而進殃也可止則止無咎遂自號曰安節老人八十卒瑄其曾孫也

朱亮字逢隆浙江仁和人戊辰進士官工部主事洪武初謫戍西安肅莊王聞其賢奏請復職因事肅王家於蘭亮孫琳隱居好學孝友重於鄉里肅莊王雅重之及薨王親臨喪手錄其實行勒諸銘碑

徐蘭字與善浙江人明初舉郡教授會試第七名任洛陽

唐

褚亮字希明杭州人仕隋為太常博士坐與楊元感善貶西海司户至隴山時薛舉僭據金城稱帝辟亮為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嘉於得賢乃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諫高祖獵親格虎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與秘謀有裨補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侯陪葬昭陵唐書本傳

明

耿復初字明善廬州人性聰敏博通經史敦孝愛元末從

楊志善杭州人河東鹽運司洪武間謫戍甘州中護衛善屬文不事生産有詩文行於世與沈繹丁晉㝡善齒德為人所重號為金城三老

田中蠡縣人進士錢塘知縣洪武間謫戍肅府儀衛司校尉性敦厚尚古樸治家嚴肅舉人英進士荊皆其孫

陳質字太素江西廣信人洪武間謫戍甘州中護衛精醫術自少至老好學不倦有瓦瓿集子旭號東軒幼聰穎能詩綽有父風

河西傭不知名氏成祖即位傭被葛衣走至金城行乞市

知縣以事謫戍蘭州衛復舉助教京學調崇仁縣丞永
樂元年秋聘典京闈鄉試致仕復歸於蘭後南還卒門
生歐陽齊為進書經體要於朝有自鳴稿五經文辂行
於世

沈繹字武章吳縣人洪武初謫戍蘭州衛精醫道有醫方
集要平治活法繪素集芝軒餘興諸書行於世

丁晉字希敏崐山縣人洪武間謫戍莊浪衛永樂中選為
肅府儀衛司校尉性鯁介明醫術善吟咏長於畫有樵
雲集行於世墓在城南山麓

大我者其神魂欲向金陵遊也

滿若水號西坡鐵叟江西人為翰林待詔以事充吏於西寧往來於蘭與沈繹丁晉輩遊善詩文蘭士夫雅重之

董可善字在道四川人敦德力學教人有法徐蘭為記城南書塾士林重之

戚景明山陰人謫戍蘭州衛善詩文有布鼓集

游堅字文固號三老先生應天府人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永樂間謫戍河西因寓蘭遺有文翰

李文字煥章從父守備進宦於蘭性聰敏能詩善書多所

中自稱河西傭明年過河西依莊浪魯家為傭傭亦取
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然必覆故葛衣葛亦破縷縷竟
不肯脫夏或衣新布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棄故葛衣
悶悶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
飲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後有留都官從
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西山中避旬月留
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數
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
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傭疑建文臣云西北風

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旋與坐講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討論

馬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而至示進為之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後徙居秦州關學編

夾谷克誠字希顏淮南人號雪樵善篆隸

古秉字希閔高昌人精於詩畫尤妙絕

王中字仲可號井天迂叟狄道人世業耕讀不干仕進日

題咏

李鑑字元振吳縣人由吏員爲肅府工正安貧守約志行端潔長於詩閱時病俗得風人之體焉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燕師既渡淮子寧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公之裔孫因家於蘭州李夢陽曰子寧先生一代精忠千秋大節雖非生長金城而累朝恩褒血食蘭庠八代裔孫世居蘭土列在鄉賢洵非誣云府志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

寶誌七歲出家梁武帝即位下詔誌公神遊冥寂勿禁出入甘肅通省志

唐

佛光道悟姓寇氏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聽數日不食乃許之後二年自臨洮歸灣子店夜夢梵僧喚覺聞馬嘶豁然大悟將遊諸方鄉人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公何不擇法嗣亦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至夜聞空中有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

以詩文自娛後肅王辟爲教授廉潔自持所賜金帛悉不受著有井天評壽八十卒祀鄉賢府志

仙釋

宋

曇暢姓趙氏金城人出家凉州元魏時滅佛法惟暢得免走天嘉中南遊賊追騎將及暢以法力得脫達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季適成都齊

梁

建元間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不獲已至京旋卒

太祖宣赴闕下與語甚悅賜予悉不受肅莊王迎居金
天觀環室多輿吉還少華永樂中賜號虗宣子年七十
三羽化武當甘肅通省志

明

神姥流賊攻蘭州肅王走河湟值夜難進萬山中偶一茅
舍望門而投姥持火進具及曉驚視乃在灌莽中方知
為神額拜而去

國朝

僧鐵壁能詩熟內典靖遠侯張勇延至甘州居署內一日

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鉢寺前常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衆請命師諭釋之其後路不拾遺或以師前身為汾陽王云泰和五年結廈於臨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一日早盥漱畢呼侍者曰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逝方丈有五色雲如寳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甘肅通省志）

元

孫碧雲馮翊人元至正五年生兒時慕道十三入華山明

方伎

明

武敏字志學少孤能自立業醫以貧毋養不遠千里求教名醫活人甚衆不責其報從鄉士夫游講明書史學詩善琴蘭之善醫者多出於其門

國朝

楊星海以字行根抵内經其術宗仲景嘗言景岳易六味八味為左歸右歸施之太虛固神效少實久服必有壅滯之患無丹溪之妙運也醫家皆信其言

登座説法忽大哭而下僕詰其故曰僧母即世矣即日
辭歸後使至果如其言預知死期自以七言一絶賛其
像
華嚴僧莫知其所自來棲五泉千佛閣閣山徑陡仄寺僧
莫肯居故僧得棲之持誦華嚴經每晨乞食近山人家
月餘山下無僧迹共往視之則入滅久矣瘞閣側山罅
中自是閣無居者而鐘鼓晨夕自鳴寺僧大懼邑生爲
作小梵册書華嚴經一部瘞罅中立石鐫大方廣佛華
嚴經七字鐘鼓遂不復鳴華嚴僧相傳在康熙二十年間

歲徙於樂都通志都邑畧

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雪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熟爲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宏雖頗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

滕祖周邃於醫學方多明效暇則焚香誦讀至老猶勤卒
年七十有餘

分據

南涼

禿髮烏孤都張掖謂之南涼注蘭州與乞伏國仁分據定
樂在其東鄭樵通志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嗣位呂光封廣武縣侯晉安帝隆
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
年號太初耀兵廣武攻克金城烏孤自稱武威王後三

詳所指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分部内為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

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置為河南王改年太初遷於金

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又奔枹罕遂降姚興

尋遷還苑川乾歸乃稱秦王號年更始魏書鮮卑乞伏國仁列傳

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魁枝陽鸇武允

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遷

遷於苑川通志載記

西秦

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能安其農業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二寇不待兵戈可以服矣孤然之遂陰為并吞之志晉書載記禿髮烏孫傳

西秦

乞伏國仁都定樂後遷金城謂之西秦注定樂蘭州東境金城河州鄭夾漈通志都邑畧

按鄭夾漈地里畧河水自西域來東過金城允吾縣湟水從西來入焉金城蘭州也至都邑畧則又云金城河州是自相牴牾也又以河由蘭州遂轉而北過武威涼州下[illegible]在京之東南涼州安從有黃河乎定樂未

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数十級逐北至隴還舉畏王遂踰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偽黄門侍郎褚亮曰昔趙佗以南粤歸漢蜀劉禪亦仕晋近世蕭琮其家今從轉禍為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勝便為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即厚賜瑗以為謀主武德元年豊州總管張長遜擊羅睺舉悉兵授之屯析墌以軍掠岐豳秦王御之長史劉文静殷開山觀兵於高墌恃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将卒禽

薛舉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巨萬好結納邊豪
為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盜起金
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
舉與子仁杲及其黨刼瑗於坐矯捕反者即起兵囚郡
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隋將皇甫綰兵萬
人屯枹罕舉以精兵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澍逆
舉陣綰不擊俄反風舉介騎先衆乘之綰陣大潰進陷
枹罕不閱旬盡有隴西地衆十三萬十三年僭帝號於
蘭州子仁杲克秦州舉往都之會高祖入關遂留攻扶

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
軍駐蘭州為西路聲援通鑑
明洪武十四年改封肅王於平涼三十二年遣曹國公李
景隆移駐蘭州我
朝核編地丁今隸更名廳臨洮府舊志
秦州民張源言鞏昌臨洮民輸糧甘州道遠人畜多死
請改輸蘭縣明史彭澤傳
肅靖王真淤肅恭王子也封世子先恭王卒嘉靖十八年
追封贈謚曰靖靖王博雅好文善為詩詩調高古有盛

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
占視言唐兵為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杲代立偽謚舉武
皇帝未葬而仁杲滅唐書薛舉列傳

軼事

宋元豐六年夏人數十萬分道入寇蘭州中丞劉摯言西
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
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
總官通鑑

徽宗政和五年童貫遣西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

唐諸名人風言邊塞事尤感慨有意說郛蒲獻記

皋蘭縣志卷之二十雜錄終